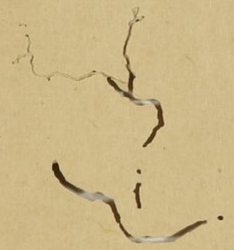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

478
290



改
20
290

東
學

拜經文集　武進臧明經庸著

五嶽釋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正南曰荆州其山鎮曰衡山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正北曰幷州其山鎮曰恆山大司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岳崩鄭康成注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五岳岱在兗州衡在荆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恆在幷州按爾雅釋山首言河南華河西嶽河東

岱河北恆江南衡與周禮職方合詩正義崧高引雜問志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西岳是釋山篇首所列爲西周之定典故鄭公注大司樂據之與周禮本經合邵二雲學士曰華山在成周境內故首舉之吳嶽在岐周境內故次列之中庸載華岳而不重舉華嶽可該五岳左氏昭四年傳司馬侯曰四岳三塗陽城太室別太室於四岳明嵩高不得稱岳是也釋山後言泰山爲東岳華山爲西岳霍山爲南岳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與篇首文異按史記封禪書述尚書四嶽曰岱宗泰山也南岳衡山也西岳華山也北嶽恆山也中岳嵩高也又曰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岳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幷在東方於是自殽以東名山五曰太室恆山泰山會稽湘山自華以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下言漢武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岳然則五岳之位唐虞三代皆同周之文武起自西岐建都豐鎬故取吳岳爲西岳以華山爲中岳及平王東遷仍用夏商之制以嵩高爲中岳華山爲西岳爾雅前所述者爲成王周公之制以存文武舊典後所述者則夏殷之禮及平王東遷後事也鄭公初無定說故注大宗伯職用後義秦制益與三代同太史公稱秦都咸陽五岳皆在東是秦以華山爲西岳而不取吳山地理志衡在長沙湘南縣南故謂衡山爲湘山也詩正義崧高曰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西南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

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竊以璞言爲然何則孫炎以霍山爲誤當作衡山案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爲南岳豈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名霍山也以上皆詩正義今按本爾雅郭注闕郭氏言漢武帝移衡山神於霍山又述學者以漢武帝始名霍山爲南岳與封禪書所言正合此以霍山爲南岳爲出漢武以後事之明證孫叔然注爾雅以霍山當作衡山精之至也故毛公傳詩嵸高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岳華北岳恒鄭公大宗伯注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皆用爾雅後說而作衡不作霍可證霍字爲後人誤改非爾雅本

經矣詩正義嵸高曰孝經鉤命決云五岳東岳岱南岳衡西岳華北岳恒中岳嵩高是五岳又數嵸高之文也故王肅之注尚書服虔之注左傳於大宗伯注皆然俱可證霍字爲誤　乃郭氏好乖舊義謂南岳本自以兩山爲名斯不根之談無足辨也詩正義據書大傳白虎通風俗通廣雅等皆作霍字不得謂諸文皆誤不知大傳非盡伏生本書傳其學者多所附益而班孟堅應仲瑗皆東漢人張稚讓魏人並出漢武後猶東晉盧江土人亦呼霍山爲南岳皆承襲之譌爲足據乎

克已復禮解

左氏傳昭十二年楚子次于乾谿右尹子革讀祈招之詩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杜注克勝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

辱於乾谿正義曰劉炫云克訓勝也已謂身也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復反也　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爲仁集解馬融曰克已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梁皇侃義疏云言若能自約儉已身返反於禮之中則爲仁也於時爲奢泰過禮故云禮也范甯云克責也復禮謂責克已失禮非仁者則不能責已復禮故能自責已復禮則爲仁矣庸按左氏克已復禮仁也卽論語克已復禮爲仁古志本有是語孔子嘗稱之左氏引以論楚子論語引以答顏淵注疏家各望文生義爾雅釋詁克勝也又勝克也展轉相訓杜元凱本之楚靈王誇功利多嗜慾不能修身自勝以歸於禮故劉光伯疏有嗜慾與禮義交戰之說此以釋左氏而非以釋論語也馬季長以克已爲約身者能修已自勝約儉其身卽下文非禮勿動四者是范武子訓克爲責責已失禮而復之與下文四勿義亦通馬氏約身之訓卽論語以約失之者鮮矣之約約身則非禮勿視聽言動故克已復禮連文左傳論語馬杜范劉等說義本互通惟劉光伯嗜慾之言意主楚靈王而邢叔明襲之以釋論語遂開集注訓已爲私欲之端與全部論語人已對舉之文方員鑿枘之不合矣

仁舊貫解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集解引鄭康成注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

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也經典釋文引鄭云魯讀仍爲仁今從古元和惠氏棟九經古義云揚雄將作大匠箴曰魯作長府而閔子不仁是用魯論語也按子張問仁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爲仁矣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又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庸謂恭則不侮信則人任者敬事而信也恭敬一也敏則有功寬則得衆者節用而愛人也大學所論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敏疾一也寬則愛人而得衆矣惠則足以使人者使民以時也以時則爲惠矣孔子所言道千乘之國即爲邦之道與答子張問仁能行五者于天下則爲仁事事印合道千乘國章雖不言仁究其旨則言仁之尤也魯人爲長府而閔子不仁者不愛人使民以不時也不愛人則非惠不以時則不足以使人矣不節用則傷財安能敏則有功故閔子言仁在舊貫貫事也事舊而不改作也改作更新不節用不愛人則不仁矣此與中庸注相人偶之說及論語論仁諸章義俱脗合魯論語出仁字較之古論作仍義尤明切此章專記魯事固當從魯本爲定揚子雲鄭康成之言極可據矣

魯惠公夫人子氏考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左氏以子氏爲桓公母公羊以爲隱公母穀梁以爲隱公妻按左傳惠公元妃孟子早卒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

桓公而幼是以隱攝立而奉桓爲太子從鄭仲師義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又少故葬有闕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隱弗敢爲喪主故不書則桓爲太子子氏爲夫人傳有明文矣故經元年不書公卽位明隱之不得爲君也魯君臣以仲子爲夫人生有夫人之瑞嫁娶以夫人之禮卒以夫人薨赴告於諸侯經之書夫人子氏不沒其實也杜元凱云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夫聲子爲孟子之姪娣妾也隱公妾之子桓公夫人之子是當嗣世者桓也非隱也杜又云桓未爲君仲子不應稱夫人不知仲子於惠公之世本稱夫人不係子之爲君與否也經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子氏未薨預凶事非禮也可證子氏之爲惠公夫人仲子故天王豫賵之不書葬不祔姑

也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是別爲仲子立廟矣禮無二嫡仍夫人之名以明當日之踰禮因不祔於姑不書葬以示仲子不當稱夫人此經之微而顯也公羊以爲隱母不知隱母妾也非夫人隱攝立不書卽位不爲君母薨不稱夫人左氏經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傳曰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所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則隱母之卒在三年也公羊又以不書葬爲成公之意言子將不終爲君母亦不終爲夫人然已見爲君而豫屈其母不得爲夫人無益於讓有損於孝始爲夫人終不爲夫人嫡妾之辨名分之等竟可隨意進退反以聖人爲賢而成其意不乖之甚乎穀梁以爲隱妻夫人隱攝位將讓之桓母不稱夫人妻稱夫人乎

以不書葬爲夫人義從君（范甯注隱弒賊不討故不書葬）然子氏之薨遠在隱公被弒之前不當逆知不書亦不當既書追削之也公穀兩家頗失事實核之三傳左氏爲長今從之

孟子言伯夷論

伯夷聖之清者也孔子稱其求仁得仁而孟子以爲隘過矣子云吾未見好仁惡不仁者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好仁之人必深惡不仁之甚者也不立於惡人之朝故非其君不事不與惡人言故非其友不友伯夷求仁得仁是眞知好仁惡不仁者不事不友所以全其惡之之實而不使稍加乎身而肯立其朝與之言以盛服辱在泥塗哉屈原曰人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蝘蠖乎孰謂屈原所不爲而伯夷爲之哉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孟子推論之旨可謂微至此可見伯夷惡惡眞切爲之杜漸防微冠不正卽去自無袒裼裎於我側者矣柳下惠之不恭由于不屑去也蓋人之以無禮加于我也必由其漸始而冠不正續而袒裼終而裸裎而我之失禮也由於不恭人之冠不正而不知不急爲之去將習見焉必有已之冠不正而亦不知矣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以謂威而不猛我之冠非有不正笑爲與不正者偕哉趙邠卿云伯夷不絜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後乃歸於西伯夫論人之善惡當核其實而辭命爲虛諸侯而善其辭命雖不善可受可就也諸侯

而不善其辭命雖善不可受不可就也文王伐密伐崇武王伐
奄滅國者五十是商季諸侯之不善較著受而就之何異因
魏營之卑禮厚幣而往見之哉此則伯夷之所不爲也伯夷以辟
紂居北海濱聞文王作而歸之然則諸侯誠善雖無辭命之招
且往就焉而非善者宜伯夷之所不屑已子云不降其志不辱
其身伯夷叔齊與使立惡人朝與惡人言偕冠不正者立而就
虛辭之諸侯尚可謂之不降志辱身與又云伯夷叔齊不念舊
惡怨是用希則伯夷雖惡惡而不念其舊故彼其惡者不之怨
此正寬容之德本諸躬而驗諸人者安得謂之隘哉後之君子
與其學柳下惠也無寧學伯夷

爲妾服緦議并釋

議曰考之禮爲妾服緦者有二文一儀禮喪服緦麻三月章云
貴臣貴妾此公卿大夫禮但別妾之貴賤而定服不問其有子
否也一禮記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此士
禮但論子之有無爲準無貴賤之足殊也然則既非天子諸侯
有南面之尊降其臣妾無服而若王朝之公若卿若大夫若士
固莫不爲妾製緦服矣傳曰夫尊于朝妻貴于室姪娣者亞於
妻長於衆妾故妻之貴因乎夫而妾之貴因乎君及君妻其輔
佐陰教贊襄內子命婦之職與有勞焉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
治天下也不敢失於臣妾於此見之非第從厚已也不曰有子
之妾而曰貴妾明既貴雖無子猶爲之服非若士妾之必問其
子也曲禮記曰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是卿大

夫之貴妾猶士之長妾故能氏以長爲娣後世娣姪禮廢當以
齒長者爲長妾卽以齒長有子者爲貴妾六部尙書周之六卿
今制總督與尙書等以公卿大夫禮考之如夫人某氏適當貴
妾之位其應服緦一也經以士禮爲定體周道貴貴大夫降於
士後世無貴賤輕重之差多從士禮爲斷慈母如母有子則爲
之緦以士禮定之又屬有子之妾其應服緦麻二也儀禮一經
周公所定唐韓愈苦其難讀宋王安石廢罷之不立學官後以
小戴記代之習此經者益鮮然禮記記也非經也於所記喪禮
又往往省闕勿讀殊失聖人愼終意今旁證之喪服小記而上
考之周公本經爲貴妾有子者服緦無疑時王之制與古聖之
經並行不悖所貴閎通博達之儒爲能引經斷事臨事參定不
拘世俗所見而各卽乎天理人心之安庶達而在上卽可奏議
勒爲常法於風俗民心有厚無薄也謹議并采摭舊文爲之釋
儀禮喪服第十一貴臣貴妾注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
臣妾貴賤而爲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天子諸侯
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爲之緦無
子則已釋曰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者若士則無臣又不得
簡妾貴賤天子諸侯又以此二者無服則知爲此服者是公
卿大夫之君得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也云貴臣室老士
也者上斬章鄭已注云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云貴妾姪娣
也者案曲禮曰大夫不名家相長妾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
是士姪娣不具卿大夫有姪娣爲貴妾可知故曰貴妾姪娣

也云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者以其絕期已下故也云士卑無臣者孝經以諸侯天子大夫皆云爭臣士有爭友是士無臣也云妾又賤者以大夫已上身貴妾亦有貴士身賤妾亦隨之賤者故云妾又賤不足殊也云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者喪服小記文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釋曰發問者以臣與妾不應服故發問之曰答曰以其章貴也以非南面故簡貴者服之也禮記喪服小記第十五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注士卑妾無男女則不服不別貴賤正義曰大夫貴妾雖無子猶服之故喪服云大夫爲貴妾緦是別貴賤也士妾賤士妾無子則不服不殊別妾之貴賤曲禮下第二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注雖貴於其國家猶有所尊也卿老上卿也世臣父時老臣正義曰世婦謂兩媵也次于夫人而貴於諸侯也大夫不得呼世臣及貴妾名長妾妾之有子者也能氏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謂娣也

答翁覃溪先生毛詩下武解

昨承下詢詩下武主何解按經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毛傳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惟周家最大世世有明知之王謂太王王季文王也故下文三后在天毛傳曰三后太王王季文王也爾雅釋詁繼武也郭注詩曰下武維周毛傳用爾雅而鄭箋從之景純又從毛鄭也且序云下武繼文也是以武爲繼又本之小序序又云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

之功焉此通解下武二字之義先字卽針對下字箋云下猶後也亦本之序說上者爲先故下爲後五章曰繩其祖武毛傳繩戒武迹也箋云戒愼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終成之按生民履帝武敏歆毛傳曰武迹也爾雅釋訓履帝武敏武迹也毛傳本此與釋詁繼也一解義通繼美先人猶行者之足跡相續也是下武之爲後繼於本經及生民篇具有明文爾雅釋詁釋訓兩存其義小序開毛鄭之先郭注步傳箋之後誼訓確鑿安敢捨此橫生別解且序云武王有聖德經云三后在天明是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不知以下武爲言文武起自何人至以下武爲當作大武實屬非辭庸幼師抱經學士於經旨未敢穿鑿傅會竊本舊說請正未識然否貴通家辛君旣精熟諸經

愛拙刻蔡令可卽以此冊爲贈再奉上一冊撿入庸頓首

昆弟兄弟釋異

昆弟者一體之親故自同父同母下至同族均有是稱一本之誼也至兄弟雖亦昆弟之通稱對言之則有親疏之別故自大功以上爲昆弟小功以下爲兄弟若推廣言之不特同姓之親通爲兄弟卽父黨母黨妻黨均有兄弟之稱又兼異姓言之矣此二者不同之大致也今各引經以證明之許氏說文解字云弟韋束之次弟也从古文之象凡弟之屬皆从弟罭周人謂兄曰罭从眾从弟臣鉉等曰眾目相及也兄弟親比之義爾雅釋親昆兄也郭景純注云今江東人通言昆毛詩葛藟終遠兄弟謂他人昆傳曰昆兄也儀禮喪服昆弟鄭注云昆兄也是罭字

下从次弟之弟上从眾爲目相及親比之誼乃周人名兄之定稱爾雅毛詩傳同鄭注禮經本之其文以从眾从弟爲正爾雅作昆者罭之省變詩禮作昆直罭之同聲假借字耳說文曰部昆同也从比从日从說文兄長也从儿从口凡兄之屬皆从兄廣雅釋詁一兄大也釋親兄況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兄者況也況父法也釋名釋親屬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爲荒也詩唐棣況也永歎毛傳曰況茲也桑柔倉兄塡兮毛傳曰兄茲也召旻曠兄斯引毛傳曰兄茲也是兄爲長大之通稱滋況之本義故宗族母妻之黨及婚姻之親均有兄稱白虎通廣雅以兄爲況者兄況同字釋名以兄爲荒者取聲近者爲訓常棣傳以況爲茲桑柔傳以兄爲滋召旻傳以兄爲茲韋昭注國語以況爲益義並同是兄字誼本滋益故兄弟之稱亦施之彌廣不若罭爲目及親比特施之一體之人而已釋親言宗族曰父之昆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父之從父昆弟爲從祖昆弟族父族父之子相謂爲從父昆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昆弟之子相謂爲族昆弟族昆弟之子相謂爲從祖王母父之從祖昆弟之母爲族祖王母父之從父昆弟之妻爲從祖母父之從祖昆弟之妻爲族祖母母黨曰母之昆弟之昆弟爲舅母之從母昆弟爲從舅母之姊妹爲從母從母之男子爲從母昆弟其女子爲從母姊妹妻黨曰妻之昆弟爲甥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昆弟之女凡十五見皆一本之誼也從母之男子亦有昆弟之稱者父子爲一體母子亦一體言父以該母也昆

弟爲一體姊妹亦一體言昆弟以該姊妹也故毋與從毋爲一體其所生男子亦從毋而爲昆弟矣宗族曰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妻黨曰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婚姻曰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此兄弟並昆弟之通稱也又婚姻曰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郭注云古者皆謂婚姻爲兄弟此兄弟又毋黨妻黨之通稱也儀禮喪服齊衰期不杖麻屨者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爲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胖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

私其父則不成其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禮記雜記下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旣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鄭注云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古者昆弟異居同財有父母之祭當有殯宮而在異宮者喪服期章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祠焉妻不敢與焉鄭注云子無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也按古者大功以上雖異居而同財故經記言昆弟傳言大功之親說者俱指同財言之明昆弟爲大功以上之定稱也喪服齊衰期章曰昆弟之子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

後者夫之昆弟之子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大功九月章曰從父昆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皆爲其從父昆弟爲大夫者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大夫者小功澡麻帶經五月章曰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大夫公之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妹女子子之長殤小功牡麻經即葛五月章曰從祖昆弟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緦麻三月章曰

族昆弟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從祖昆弟之子從母昆弟君母之昆弟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記公子爲其母曰大夫公之昆弟右昆弟之文凡三十有八見皆一本之誼也其服制之差雖有緦小功之不同而莫不本大功以上一體之恩故通謂之昆弟也又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記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爲人後者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加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鄭注云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大功已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

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既夕禮兄弟出主入拜送注云兄弟小功以下也異門大功亦可以歸此兄弟爲小功以下之定稱與昆弟爲通大功以上言之固不俾矣更證之以禮記檀弓曰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亦明以大功爲昆弟小功爲兄弟也又曰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是皆舉小功以下言之檀弓下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喪服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雜記下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官則雖臣妾葬而后祭奔喪篇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祖成踊是皆以期大功爲昆弟緦小功爲兄弟與禮經合鄭注檀弓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稅注喪服小記曰謂正親在齊衰大功者親緦小功不稅矣注奔喪曰小功緦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祖與三禮相符證至通言之兄弟之稱有自大功以上者如禮記雜記問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奔喪篇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者是也有自大功以下言者如曾子問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又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注云此兄弟之殤謂大

功親以下之殤也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謂之功衰是也更推廣言之詩葛藟終遠兄弟箋云兄弟猶言族親也儀禮士冠禮兄弟畢袗元注云兄弟主人親戚也喪服記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注云兄弟猶言族親也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注云私兄弟目其族親也此兄弟並專指宗族言之也詩正月洽比其鄰昏姻孔云箋云猶友也言尹氏富與兄弟相親友爲朋黨也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注云兄弟昏姻嫁娶也儀禮士昏禮見主婦注云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禮記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如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

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注云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公羊僖二十有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何邵公注云宋魯之間名結昏姻爲兄弟又三十有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宣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公娶齊齊歸以爲兄弟友之范武子注云齊由以婚姻故還魯田此兄弟並專指婚姻言之也詩伐木兄弟無遠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儀禮聘禮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注云兄弟謂同姓若昏姻甥舅有親者問猶遺也謂獻也非兄弟獻不及夫人既夕禮凡賻禮必請而後拜送兄弟賵奠可也所知則賵而不奠注云兄弟有服親者可且賵且奠詩其厚也所知通問

相知也降於兄弟禮記奔喪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注云族親婚姻在異國者左氏襄三年晉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注云列國之君相謂兄弟此兄弟並兼宗族母黨妻黨婚姻言之也今以儀禮爾雅爲本而參證之以羣經詳釋昆弟兄弟之異稱如是

刻呂氏古易音訓序

文獻通考呂伯恭古易音訓共十四卷宋史藝文志古易音訓二卷益古易十二卷合音訓二卷爲十四朱子孫子明取音訓附刊本義後今原本不可得惟散見元董季眞周易會通中而分并失次讀易之暇依呂氏篇第手自輯錄分上下經一卷十翼一卷而刊行之呂氏本陸德明釋文晁以道古周易著此書易釋文有明監板及通志堂雅雨堂抱經堂諸本惟此所載與葉石君影宋本合晁氏生當北宋猶見鄭易四篇及唐沙門一行陰閻道陸希聲等說今嵩山之書久亡亦賴此以存其梗概屯屯如亶如與葉鈔本及漢書注集韻合知今本作邅之爲訛改也蒙苞蒙泰苞荒與葉鈔本及唐石經六經正誤合知今本作包或作包倒置之爲竄改也泰苞荒晁氏曰鄭讀爲康大也案爾雅某氏本詩召旻箋皆云荒虛也易晉康侯鄭云康尊也廣也廣大義同爾雅釋器康謂之甈李巡曰康謂大瓠瓢也知康有大義荒卽訓虛不必讀康而今本作讀爲康云虛也者誤也復頻復鄭作卑案說文甈聲卑聲然則古經甈字借聲作卑而今本作甈之爲妄加也離出涕沱鼷與集韻所載

古字合今作若則與陸氏自云古文若皆如此不相應矣明夷用承馬音拯救之拯艮不承其隨音拯救之救正同今明夷作拯與艮乖異且陸氏之音爲贅矣睽下引說文云目不相應也與葉鈔本及今說文集韻合盧學士云聽者順從之意今作視乃妄人所改或又據玉篇改作耳不相聽而未料及說文無睽字則益失其眞矣豐豐其沛子夏作芾傳云小也鄭干作芾云祭祀之蔽膝與葉鈔本及錢求赤影宋本易疏合今作鄭干作韋以區別乎子夏傳不知沛芾同一市聲作韋爲失其義矣既濟繻有衣袽說文作絮與本書合案說文絮敝緜也從糸如聲絮絮緼也一曰敝絮從奴聲易需有衣絮今作絮則爲敝緜字而非敝絮字矣象下傳其文尉也廣雅云蔚數也與葉鈔本

合案廣雅三釋詁蔚縛勑縣數也一切經音義卷七云廣雅蔚數也文彩繁數也今本作數也是不得其辭而妄改與廣雅不合矣繫辭下成天下之亹亹者鄭云亹亹沒沒也與葉鈔本合案爾雅釋詁亹亹黽沒勉也郭注黽沒猶黽勉也鄭注本此而今本改作汲汲者爲失其義矣茲故疏其足以訂正釋文者於簡端

錄華嚴經音義序

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四卷唐京兆靜法寺沙門慧苑撰近同里孫淵如編脩輯蒼頡篇與化任幼植主事輯字林徵引一切經華嚴經音義而二書始見知於世唐志載元應眾經音義二十五卷而慧苑書未著錄余見而喈之手自纂錄凡屬梵言悉

從省節有涉儒義並列簡編仍存其卷第篇目俾後人可考也
或謂慧苑學識不及元應之精其書亦遠遜時余方寫定韓詩
試以此書所引韓詩傳論之以明其可貴焉有云墠猶壇因知
作東門之壇者爲韓詩今詩作墠因定
本而誤定本作墠因韓詩而改而釋文正義開成石經固皆作
壇也又云遭遇也此即遭我乎貓之又云炯
謂燒草傳火焰盛也按毛詩蘊隆蟲蟲釋文謂韓詩蟲作炯正
合此皆釋文正義後漢書注文選注諸書所未引者叔在藪釋
文引韓詩禽獸居之曰藪爲節引此引澤中可禽獸居之曰藪
爲原文嘉定錢辛楣少詹韓風俗通逸文而此引云天子治居
之城曰都舊都曰邑又春秋之末鄭有賢人著書一篇號鄭長

者謂年長德艾事長於人以之爲長者故也皆錢本所無至錢
本有之而文或節略轉不如此引爲完善者尚多餘若引劉子
珪周易義疏王子雍尚書傳劉兆儀禮注蔡伯喈月令章句服
子慎左氏解諸賈景伯國語解詁鄭氏孝經注劉成國孟子注
皆今日已亡之經部也若張揖埤蒼李登聲類楊承慶字統葛
洪字苑服虔通俗文李彤字指阮孝緒文字集略漢書音義皆
今日已亡之小學家也每稱珠叢韻圖按唐書藝文志載諸葛
穎桂苑珠叢一百卷桂苑珠叢略要三十卷儒林傳上煬帝令
曹憲與諸儒譔桂苑珠叢規正文字而韻圖無考餘引漢魏古
籍尚夥亦可以見此書之足貴矣此定當與一切經音義並傳
又何可爲之較短絜長哉惜此本出鈔胥手未及學士勘對故

脫誤甚眾余正其可知者而闕其不可知者未審何日得藏本細校并付梓以公海內也

刻華嚴經音義錄序

鏞堂寓吳門時故友王西林爲畢秋帆宮保掌守經典從之索借唐以前遺書西林以華嚴經音義四卷寫本見示益宮保撫陝右時所得釋藏本也讀之如獲一海外奇珍旬日間盡纂錄之鈕君匪石與余同好每纂一卷成匪石隨取披讀亟勘正其誤謬援引據證羅列上下方時即欲刊布而未能後宮保撫山左招鏞堂課孫學使阮芸臺少司農一見首問此書以手錄本呈閱司農曰善當即以此本付梓并出北藏板二卷屬爲校讐始知西藏本爲後人竄改遠不及北藏本之眞竊幸素願可酬而宮保頗好佛老家言謂當以完書開雕亟許爲刻先高祖經義雜記既而仍督兩湖死於軍事皆不果今來粵東爲司農校刊經籍纂詁始自決意爲之稽元應貞觀間人而慧苑無考此書引李善文選注歐陽詢藝文類聚則在元應之後益生唐之中葉者也其論字體往往與今異趣一則慧苑所據唐籍與時本不同二則秦漢隸書既行晉宋六朝咸多俗體均未可以今本說文繩尺之茲悉以北藏爲正惟顯係傳寫之譌者前敢改正餘並闕疑以俟能者通之噫自慧苑譔述以來千有餘年矣沈靈釋藏世無知者幸

本朝文運天開有好學深思之人旁搜二典徵引此書始見知於世倘及今不爲之傳布一旦亡逸深可憫矣鏞堂衣食

不遑恤而孜孜於此不敢視爲不急之務也有與我同志者亦無隱焉時嘉慶四年九月一日鏞堂後序於南海古藥洲

錄唐釋湛然輔行記序

唐來京師主王庶子引之以字林考逸屬校刪馬部馴性行調順五字庶子曰此唐釋湛然書也君昔錄慧苑書矣盍踵爲之以益藝林手持釋藏至大半蠹蠹鼠耗泥委砂積參他本始可讀君山普門子敘題永泰首元與唐八葉之四載考唐書代宗廣德二年甲辰明年正月改元永泰爲乙巳又明年大麻元年爲丙午則永泰首元乃八葉之三載稱四者誤也江陰君山因春申君名普門子隣邑沙門故序其書所引羣籍六藝外經部如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大戴禮記春秋後語賈逵國語注鄭氏孝經注李巡爾雅注小學如蒼頡說文方言廣雅埤蒼釋名字林字統通俗文玉篇字書史部如史記漢書諸史列傳帝王世紀孝傳蕭廣濟孝子傳郭璞注山海經子部如老莊列管孟淮南尸子牟子劉子白虎通風俗通說苑顏氏家訓博物誌異物誌太公六韜神農經本草七曜圖六壬式及諸所言陰陽五行天文星宿醫衒骨節集部如御覽要覽文選楚辭靡不博綜而詳證之益有後世儒生不能舉其篇名者矣其足互訂者如引孝經注貪廉曰祿可補釋文祿字之闕今本作廉爲者廉曰之異爲下于僞反乃淺人所加影宋鈔空缺是也引爾雅東北隅謂之宦麻杲云養養萬物也按釋文稱李云東北者陽氣始起育養萬物故曰宦宦養也可證當作李巡云宦養也養萬物

也引春秋後語今日不雨必見蚌脯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蚌鷁雨脯爲韻出鷁爲韻可證燕策卽有蚌蚌爲失韻二卽有皆必見之誤也引說文月名恒娥亦名常娥月初月末常如娥眉今說文無可訂俗作姮娥爲恒常之訛毛詩蛾眉爲姺眉之訛也孫覿察星衍輯蒼頡篇惠徵君棟章孝廉宗源輯尸子錢少詹大昕輯風俗通及庸輯爾雅注等皆未見此書故所徵逸文闕而未載惟任侍御大椿字林采此書然勘性行調順語近時俗非晉人解字之文且本作調馴任改爲順湛然三引字書辭多淺薄此引字林益字書之譌湛然又曰曳牽也亦作拽字林云卧引也按說文手部曰捈卧引也拽捈也拽卽拽之變卧引之訓正本說文此確爲字林任反失采又言經史

子集曰集謂古今賢良所鈔如御覽之流此目北齊修文殿書爲趙宋太平間纂修之所本或據太平御覽謂宋初古籍尚存又疑此語爲宋人竄入皆誤也敘言宗虛無者名教之道廢遺文字者述作之義乖可見彼教尚然矣況吾道故唐以前名釋多閎博之流湛公爲庸同邑之先覺余嘉其志掇錄二卷浹旬而成去取之例視諸華嚴稱輔行記者依原敘也

題蜀石經毛詩考證

余幼時讀官本毛詩注疏考證輒引蜀石經心頗惑之後考其文字異同往往增所不必增刪所不當刪如谷風昔育恐育鞠一句兩育字而殊訓見之毛傳鄭箋孔氏正義俱有明證開成石經亦同乃蜀本獨無下育字此類差謬當由校勘麤疎一時

誤脫耳若謂有意刪之恐不至誕妄若是而好異之人不知其誤反以今本爲衍恐又爲誤本之傭臺矣學問之道貴平心以求其是非而無取乎苟焉好異好異之人固無與乎學問之事也又烏足與辨是非分黑白哉錢塘嚴君厚民取蜀石經岳本句訂而字正之蜀本之不殘本據傳箋正義釋文唐石經足信一覽盡之矣苟焉好異之人其考諸此歟嘉慶十一年冬十二月武進臧庸題於廣陵城南之淮海樓

書宋槧左傳不全本後

宋槧不全左傳三册上册題襄五第十八闕二十二二十三兩頁中册題昭三第二十二闕三至八六頁又闕十三一頁及二十一二十二兩頁昭四第二十三闕一頁下册題昭五第二十四闕二十二二十三頁每卷末有經若干字注若干字近出七經孟子考文載昭二十年注皆未从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而言之足利本無未字而字與此適合襄二十七年傳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毛本葛本皆爾此作无與唐開成石經宋高宗御書石經合无咎本周易作无是也下文无咎字皆作无獨此作無爲錯出昭八年傳怨讟並作莫保其性此作莫信其性與漢書五行志上所引左氏傳正同師古曰信猶保也玉林先生云今本作保是以詁訓代經也一讀信爲申非是昭十二年注杞世所謂枸杞也此作狗杞按釋文枸本又作狗詩南山有杞釋文引草木疏云一名狗骨是作狗義通也昭十三年傳朝吳曰二三子若能从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注云言若能

爲靈王弘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敗如何此作以待成敗
所在與傳文所字正針對今本作如何或作何如爲未定之辭
非也又傳盟以底信注底致也此底作厎與唐石經及爾雅釋
言合昭十四年傳國人弗順欲立著匡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
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注庚與苗共公此與皆作輿按釋文庚
與音餘本亦作輿考唐石經此文闕下文我出君而納庚與及
公子鐸逆庚與於齊皆同此作庚輿知唐石經所闕者亦必作
庚輿也昭十六年注取其洵美且都此洵作詢案太平御覽卷
三百八十引詩作詢美且都昭十七年注大皞伏犧氏俗本犧
字皆从牛旁此作伏羲昭十八年傳乃毀於而鄉此傳注皆作
向按釋文而鄉本亦作向注同又昭八年傳哀公有癸疾昭十

四年傳僞廢疾此皆作癈疾與唐石經合說文疒部癈固疾也
與廢與字从广者不同俗書多混然無別當見宋槧板俱殊異
也又襄二十八年及昭十九年注滎陽字从水此皆从火作滎
與古合昭二十年傳析朱鉏宵從竇出此宵作霄岳氏經傳沿
革例謂注霄從公故當作宵宵夜也盧傳上文合今本於注作
霄誤也亦不敢改是岳氏所據本傳作宵注作霄與此異嚴久
能按張猛龍碑宵作霄益字形小誤宋板文體多本唐人碑刻
故作霄而謁霄是也余既以近本細校因歷舉宋板之善者著
於篇此吾師盧學士所謂宋本之可貴者蓋不止一端已也

書吳元恭本爾雅後

此本款式古雅刊書者可依以爲法釋言華皇也今本多倒此

獨與釋文及唐石經合釋草出隧蘘疏注云音亶亹黽以亹黽
亶類故連言之須人易曉耳後人輒改亶爲同獨不思釋文亶
之延反本亦作旃正爲亶字作音義如本作同則音義無所附
矣釋畜末唐石經有六畜字目上文也今本多脫此亦與唐石
經合鐫堂嘗以明人郎奎金本勘正毛本之失凡若干條疑其
原流宋刻而此本更出其上即此三事皆郎本所失也然則此
書雖翻刻於嘉靖要本宋元舊書無疑吳元恭撰後序中不知
其可貴故未言耳凡匡恒桓等字缺末筆爲太祖真宗欽宗諱
非仍南宋本之舊之徵乎

重雕宋本爾雅書後

雪牕書院爾雅三卷爲南宋本固勉力重雕焉鐫堂讀雅十餘
年於今矣初得明天啟丙寅郎奎金五雅本據以校正注疏本
之譌已酉冬得嘉靖十七年吳元恭單注本較郎本爲善始知
郎本尚多竄改癸丑夏四月得明陳深十三經解詁本與吳本
合間有愈於吳本者最後得此册又出郎吳陳三本之上凡已
據三本校正者勿論論其三本所失而此得焉者釋詁疢病也
疢音祇邢疏引詩曰華俘我疢今此作疢病也疢音祈按釋文
作疢云祇支反或丁禮反本作疲字書云疲病也聲類猶以爲
疢字又音支說文及毛傳皆云疢病也今詩作疢誤也偷勞也
注[illegible]者多惰偷今字或作窳同此窳作窳按詩召旻釋文正
義皆引說文云窳嬾也一切經音義十四引爾雅窳勞也郭璞
曰勞苦者多憚窳也承慶云懶人不能自起瓜瓠在地不能自

立故字从厂从立　嘗見宋槧單疏爾雅引注亦作竝頫視也此作覜按釋文作覜說文見部云覜視也頁部云頫低頭也大史卜書頫仰字如此釋言禔祥也注謂徵祥禔吉也注祥吉之先見此作謂吉之先見與上注合又釋言競逐彊也注皆自勉彊釋訓懋懋慔慔勉也注皆自勉彊此前後俱作皆自彊勉釋言釋文作彊云巨丈反注同本或作疆釋宮石杠謂之徛注聚石水中以爲步渡矧也釋天奔星爲矧釋文皆作矧此釋宮作矧按說文人部矧絕也从人勺聲玉篇人部矧扶握切爾雅曰奔星爲矧矧之矧字部矧渡也廣韻十八藥矧橫木渡水矧矧約流星然則釋宮當作矧釋天當作矧矣釋樂所以鼓謂之鼗注刻以木長尺櫟之此作櫟之按釋文櫟力的反廣雅云櫟擊也漢書音義云櫟捎也櫟皆當作擽玉篇手部擽郎的切捎也舒也廣韻十八藥擽字統云擊也三十三錫擽捎也釋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此作邛邛按今釋文亦作邛邛而影宋釋文亦作邛邛云本或作鴖鴖巨凶反釋草蒉邛鉅此作邛鉅按影宋釋文亦作邛然音渠恭反知本作邛也釋木榽柜柳郭音邛影宋本作郭音柳按說文桄櫰据木也从木邛聲玉篇木部柳渠容切柳柜柳廣韻三鍾柳柜木部桄才戈切慮李亦作柱廣韻八戈柱爾雅云座榽慮李今麥李也或从木釋鳥舆鵋鶨此舆作與按釋文作與云音餘獎孫本作鷺釋畜四骹皆白騋四蹄皆白首此作四蹄皆白騋按

玉篇馬部騵才陵切馬四骹皆白見爾雅騵才田切馬四蹄白
廣韻一先騵馬四蹄皆白也騢牝驪牡此作騢牝驪牝挍玉林
先生說鄭康成孫叔然本作騢牡驪牝元郭景純本作騢牝驪
牝釋文騢牝頻忍反下同謂下驪牝之牝音同也又驪牝云孫
注改上騢牝爲牡讀與郭異謂孫本上作騢牡見此作驪牝則
孫郭同今釋文作驪牡誤也若釋親之目宗族母黨妻黨婚姻
皆在前釋地牧外謂之野無之字釋水徒駭作徙駭釋宮小閨
謂之閤作謂之閤釋器米者謂之糜作米生釋草攫棗含之作
攫釋木狄臧棹之作藏釋鳥鸛白鷳之分楊烏鴛子鵝之作鴛
此皆顯見其誤者今注疏本所載音切未詳其所本明刻單注
葛鼒本與注疏同吳陳兩本無之鄒奎金鍾人傑本別附於各
卷後大致皆同及見此書知諸本音切俱經刪改惟此獨爲完
善深可寶貴凡切字皆作反知其所由來者遠吳王氏玉海著
爾雅音義二卷釋詁騫撰吳鉉駁其舛誤天聖四年國子監請
摹印德明音義二卷頒行而郡齋讀書志載蜀毋昭裔音略三
卷謂爾雅舊有釋詁騫及陸德明釋文昭裔以一字有兩音或
三音後生疑於呼說今擇其文義最明者爲定此書每字一音
其卽昭裔所著爲本於智騫乎郭氏注中有音注外別爲音一
卷後人多所祖述乃注疏本見音切與郭注同者多刪注中之
音以避複郎吳陳三本注下不附音切故郭注無刪此書於注
末連載音切雖加匡爲識仍多混淆今據三本以定郭注凡三
本所無悉屬之音切加圈以別之原本亦間有刪改者如釋詁

詔疑也注末三本有音紹釋文詔郭音紹可證而此作音叨釋
草蘑菪芙茷注末有音皆釋文亦云蘑郭音皆故音切有蘑音
皆此因與注複遂刪注中音皆芣地黃注末有音怕釋文既爲
經芣音尸又爲注怕音尸音切云芣音尸本釋文也此據釋文
改怕爲尸遂覺音切爲複而刪之其萌蘿注音繾綣邢疏有申
釋之辭釋文蘿郭音綣匸阪反而此竟作音匸阪凡此悉仍其
舊不敢專輒改正卽顯係傳寫脫誤或筆畫小有譌闕者亦俱
仍之宋板間有模糊則計字空缺不依俗本補錄庶不失其舊
俾信而有徵以還雪牕眞面目閱者幸無誚焉

校宋槧板爾雅疏書後

邢叔明爾雅疏序云凡一十卷宋史藝文志王氏玉海並同鄭
樵通志載爾雅兼義十卷卽此書因以經注本并合義疏名之
曰兼義今汲古閣周易注疏題周易兼義此其證猶仍十卷之舊今本分十一卷倒
改邢序爲凡十一卷毛本又刪此四字似皆明人所爲也此本
卷一邢疏序郭注序釋詁釐爲務昏暗也止卷二分卬吾台予
以下爲釋詁下卷三釋言卷四釋訓釋親卷五釋宮釋器釋樂
卷六釋天卷七釋地釋丘釋山釋水卷八釋草卷九釋木釋蟲
釋魚卷十釋鳥釋獸釋畜每卷首署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
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勅校定每頁上
下各十五行行三十字或多少一字闕卷八之十一一頁餘
闕者多係明人補刻字體惡劣譌誤出坊本下難與原刻較短
長也間有模糊不清處書賈率臆描改如序疏若繭之抽緒改

緒爲縮釋詁第一疏則但指篇目而已改目爲自釋詁郝於也
疏左傳曰棄甲則郝改郝爲郡此類讀者審其墨蹟無爲所惑
凡標舉經注文簡者出全句文煩者書起至注所未詳疏亦無
文倣周禮儀禮疏每條皆稱釋曰猶五經正義每條必稱正義
曰也注疏本將釋曰二字盡行刪去其餘割裂裁節者亦甚夥
不及一一舉正之其善者如釋詁荂大也疏引韓詩云荂彼圃
田俗本圃作甫玉篇艸部引韓詩同按毛詩車攻東有甫草後
漢書馬融傳詩詠圃艸李賢注韓詩曰東有圃艸文選東都賦
豐圃草以毓獸李善注韓詩曰東有圃草是毛詩甫字韓詩多
作圃也席大也疏注云緇衣之席今者鄭風緇衣文俗本經注
疏席皆从艸按唐石經明刻宋板吳元恭鍾人傑陳深單注本

爾雅皆作席不从艸吳淑事類賦服用部引詩緇衣之席今經
詁爲大是爾雅毛詩皆不當从艸也愉勞也疏引郭云今字或
作窳同俗本注疏皆作窬按元槧雪牕書院本注作窳从穴从
宀義不同而窳勞字必从宀取義於嬾人臥室下也釋言矜苦
也釋曰郭云可矜憐者亦辛苦者小雅鴻雁云爰及矜人又釋
訓矜此仍从今憐撫掩之也釋曰小雅鴻雁云爰及矜人俗本經注
疏矜皆作矜今毛詩同按華嚴經音義引毛詩傳矜憐也說文
字統矜怜也皆从矛今鉚匪石云漢隸字源二十八山矜字注
引唐君頌不侮矜寡詩云至于矜寡史記有矜在民間曰虞舜
汪文盛本後漢書史弼傳論曰仁以矜物今獲此證尤確足明
毛詩爾雅皆本从今也釋言疏原頁錯訂卷一失考者誤以爲

闕因補刻一頁凡矜字皆改爲矜矣釋天四氣和謂之玉燭疏引尸子四氣和爲正光此之謂玉燭俗本作四時和正光照囧學紀聞作四氣和正光照囧百詩按勘云元板作四氣和爲正光然則宋元板同也釋地西方有比肩獸其名謂之蜜疏標起至云注吕氏至音厥俗本疏無此句注亦無音厥字按雪牕書院及吳元恭郎奎金鍾人傑陳深諸本注俗名之爲蜜鼠下有音厥二字釋文蜜郭音厥可證釋草蘸蘸疏引郭云江東呼爲蘸蘸遵俗本疏作蘸適注無遵字按陳本注作江東呼爲蘸遵郎本注作江東呼爲蘸適（譌通）釋文遵徒的反本今作適（今考定當如是）注末本有遵字也釋木檒酸棗疏云注孟子曰養其檒棗者釋曰孟子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檒棗則爲賤場師焉趙岐注云檒棗小棗所謂酸棗是也俗本及孟子棗皆作棘按雪牕書院本陳深本注皆作養其檒棗孟子盡心下曾晳嗜羊棗正義曰其類則檒棗之屬也玉篇木部檒酸棗孟子云檒棗是也釋蟲螗蜩疏云注夏小至音黃俗本疏無此句注亦無音黃字按吳鍾本注江東謂之螗蜩下有音黃二字（雪牕書院及郎陳本作音夷誤）釋文蜩郭音黃徒弔反也土蠭疏云注音憚釋曰嫌讀爲蛩蟺之蟺故音之俗本作蟺讀爲蛩亶之亶故音之注及疏皆無音憚字按雪牕書院等本注今荆巴間呼爲蟺下有音蟬二字蟬卽憚之譌釋文蟺音墠又示延反郭音憚徒旦反是也果蠃蒲盧疏釋曰詩小宛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果蠃一名蒲盧陸璣云蜾蠃土蠭也法言云螟蛉之子蝖而逢蜾蠃俗本蜾皆作果蠃皆

作贏按釋文作果贏云本又作蜾唐石經吳郎鍾陳本皆作贏
太元親次三螟蛉不屬蜾蠃負之宋司馬君實注引詩蜾蠃負
之博物志物性篇詩云螟蛉之子蜾蠃負之釋魚鰿當飯疏云
注海魚至音胡俗本疏無此句注亦無音胡字按釋文飯郭音
胡雪牕書院及吳郎鍾陳本注並有音胡二字釋獸貔如小熊
疏引郭注俗呼爲赤熊下有即貔也三字俗本疏無按雪牕書
院等諸舊本注末皆有此三字釋畜小領盜驪疏云穆天至領
頸俗本疏無此句注亦無領頸字按郭注盜驪千里馬也下雪
牕書院吳元恭陳深三本有傾頸二字太平御覽九百十三引
郭注同有之狗四尺爲獒疏云注公羊至之獒俗本疏無此句
注之獒下有也字又有尚書孔氏傳曰犬高四尺曰獒即此義

一十五字段若膺明府謂此非郭注乃後人所益今據疏本無
其引郭注作害狗亦與雪牕書院吳鍾陳諸本注合毛本郎本
作善狗出淺人私改也余校讀此書粗爲卒業聊舉平日所知
一一考證之以見宋板之美不勝收也

上錢曉徵少詹書

近讀史記孔子世家以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攝相事齊
來歸女樂孔子行此後人竄改之失也年表及魯世家俱作十
二年當從之世家上言定公十二年夏孔子言於定公將墮三
都至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此序墮三都本末下云定公十二年
孔子年五十四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此序孔子聞政去魯本末
故覆提年紀淺人怪其重出因改下十二年爲十四年孔沖遠

禮記正義小司馬史記索隱朱子論語序說所據皆同則唐宋以來本已如此又孔子以定十二年冬去魯適衛主顏讎由家十月去之則在定十三年未幾反衛主遽伯玉嘗在定十四年至定十五年衛終不用孔子遂去衛適陳是居衛已三年矣故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其中有過匡過蒲將適晉及過曹過宋等事皆在去衛反衛之間適陳之前適陳主司城貞子至哀三年夏魯桓僖宮災時孔子猶在陳居陳已三歲故有歸與之歎明年遂去陳而衛靈之卒在哀二年正孔子在陳時也及厄陳蔡自楚反衛則在哀六年衛出公輒四年至哀十一年冬自衛反魯時孔子年已六十八矣故太史公於末總結之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自定十二年冬至哀十一年冬適十四歲若以定十四年去魯首尾計之亦止十三歲與此不合矣太史公因居衛陳時久事多說亦互異故並載覆述之遂至三敘其事然細繹之有秩然不可紊者後人不諳文法誤讀世家檀弓正義及論語序說皆於自楚反衛之前已有三適衛三反衛三適陳三去陳事遂以居陳三歲而反乎衛爲亦在靈公時誤甚矣孔子以靈公世居衛三年在魯定十三四五年間而年表以十四年至陳誤也以湣公世居陳三年在魯哀元二三年間而年表以哀三年過宋誤也孟子云微服而過宋主司城貞子則過宋在適陳前宋世家元公二十五年孔子過宋五當爲三之誤宋元公二十三年爲魯哀公元年過宋遂適陳也此類考之孔子世家本合試質之閣下以爲然否

臨海洪百里震煊云孔子於郊後去魯不脫冕而行魯郊以
孟春是孔子去魯在定十三年春以爲定十二年冬者誤按
禮記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
章祀帝于郊注云孟春建子之月又雜記正月日至可以有
事於上帝注云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從郊天是
魯郊在夏正十一月孔子於定十二年冬十一月郊後去魯
無疑舉此可正十三年春去魯之說

與段若膺明府書

鏞堂受業盧召弓學士始聞先生名講求聲音詁訓之學爲海
內第一心竊慕之去年來龍城書院未及走見恨恨今者令弟
鶴臺先生過舍因以書達幸教之拙篹月令雜說有駁鄭注一
條聞盧學士舉以告先生而不以爲然或未詳其說今再陳之
月令孟冬乘元路注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衫字之誤也疏
云軫是車之後橫路皆有軫此字當衣旁著參衫是元色以此
經云乘元路元衫義同鏞堂按毛詩鬒髮如雲說文參部引作
參髮如雲又著鬒字云或从髟眞聲是參鬒一字毛詩謂鬒爲
黑髮則參之本義爲黑故參从衣爲黑衣參从車爲元路今月
令軫字非誤不當以車後爲嫌衫字非其義矣聞尊說以說
文訓參爲稠髮而非黑義此據說文以駁毛傳也鏞堂以毛許
之說本通且必相兼而義始備蓋髮之黑者必稠且因稠而益
形其黑故參之本字從彡而許以爲稠昭廿八年左傳曰昔有
仍氏黮生女黮黑黮既與黑連文故毛以爲黑杜預云美髮爲

黯春秋疏引賈逵同詩疏及釋文引服虔云髮美爲鬒是髮以
稠密爲美其稠密而美者色必黑左傳毛傳及賈許杜服之義
無不同也未識先生以爲然否新作慮書正義釋一篇附正伏
願皆有以教之幸甚

與段若膺明府論校爾雅書

尊校爾雅以釋訓徒御不驚鞫者爲當作徒御不警徒鞫者也
以黍苗正義爲據鏞堂以作徒御不警者爲毛詩作徒御不驚
者爲三家詩今毛詩車攻作驚而七經孟子考文載古本經傳
皆作警又正義釋經曰徒行輓鞫者與車上御馬者豈不警戒
乎言以相警戒也此尤足爲本作不警之證自唐石經以下作
驚者譌也爾雅今文本三家詩當作不警自唐石經及宋元本
皆作驚車攻黍苗正義引釋訓文莫不盡然知爾雅無有作警
者矣黍苗正義曰釋訓云徒御不驚以徒爲鞫者也此釋爾雅
之義以徒爲鞫者耳非謂鞫者也之上更有徒字也猶既伯既
禱馬祭也馬祭也上本無伯字亦不當增先生前舉是以是濩
濩煮之也以煮之也上重濩字證徒字伯字當重不知唐石經
宋本爾雅皆作是以是濩濩煮之也上下兩濩字不同詩正義
釋之曰以煮之於鑊故曰濩煮非訓濩爲煮若如尊說是訓濩
爲煮又當作是以是穫穫鑊煮之也矣釋水九河徒駭注云今
在承平縣義所未聞胡蘇注云東莞縣今有胡蘇亭其義未詳
葢漢人李巡孫炎注云爾雅徒駭胡蘇皆有義郭注馬頰覆釜
簡絜鉤盤鬲津亦莫不言其義今於徒駭胡蘇但證其地之所

在而不言義故曰未聞未詳乃尊按刪去今在成平縣東莞縣今有胡蘇亭二句豈誤會未聞未詳之說而疑此非郭注乎釋獸麅白虎下尊按引徐鍇曰曹憲作爾雅音云音覓按徐楚金繫傳惟說文本書爲可信餘所引經史傳注之文多由臆記誤舉不可根究曹憲祇作廣雅音而無爾雅音隋書經籍志載廣雅音四卷秘書學士曹憲撰是也唐書藝文志誤作曹憲爾雅音義二卷疏舛已極不料與楚金暗合朱錫鬯經義考誤采唐志鏞堂撰爾雅考嘗訂正之今廣雅釋獸無麅字曹憲亦無覓音不知楚金何由致誤而可引以爲據乎惟釋畜狗四尺爲獒尊按斷注末尚書孔氏傳等十五字非郭注謂出後人附益鏞堂考之疏文祇釋公羊傳未釋書孔傳又疏中標注公羊傳曰

著單疏宋板舉起至作公羊之獒然則邢叔明作疏時所據郭注本無尚書孔氏傳等十五字此條按勘爲最精凡尊按之是者鏞堂旣盡取之矣其有似是而非者不可以不辨也希再定之

答陳恭甫編修論冠昏辭韻書

手書示之詳而辨之力古人論學不肯爲苟同之論如其相合則信之不疑斯眞三代直道之風足以辨黑白而定是非者感甚感甚特庸何有所疑敢敬質之冠禮字辭本七句伯申庶子斥宜之于假永受保之爲末二句無韻則已曰伯某甫以下十一字爲記者之詞故下曰字以著更端若以曰伯某甫句爲字辭則甫之韻假前人言之已詳伯申豈有不知誠以尋常章法

而論實終於永受保之也來示謂止於曰伯某甫恐并非伯申意於上下文亦未免割裂牽强之處蓋十一字文義相承如生鐵所鑄不可離而二之卽如舊說假甫爲韻備字爲韻嘉宜爲韻則永受保之之字與上目字辭二字及備與字同爲之類何以斷其非韻又令月吉日句舊不以爲有韻鄒說令月吉日一句二韻自相協孔書月日二字同類互用段音均表爲密冠禮始加祝亦曰令月吉日邶風日月篇四言日居月諸皆一字四句兩韻韻也冠禮字辭外有韻之文云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昏禮醮辭外有韻之文云曰諸唯恐弗堪不敢忘命醮辭以五句爲斷字詞以七句爲斷篇法章法一爲醮事之辭一爲記事之詞畫然有起訖而用韻則草蛇灰線藕斷絲連密藏於

不覺也善夫先達孔氏之例曰詩之有章也折之則節解句斷通之原自一篇每有意盡於此而聲絶於彼者分章則從乎其意畫韻則從乎其聲故後章之首句可以合前章之尾急就篇有出句在上章之尾韻句在下章之首者偉哉斯言試以所言合之此辭如曰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記前章命辭終矣而乃續之曰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此章別記壻見之事而章首若不親迎句屬前章弟則稱其兄下兄迎爲韻此與字辭外之當韻永醮辭外之諸韻若何異乎皆辭止而韻未終故忽上忽下忽此忽彼橫截句讀惝怳不可定者來書云爾時一有之細尋其厥本有條理此謂章法韻法中之極變者未可以常例拘之如冠禮始加祝再加三加醴醮辭六章皆章六

句而三加及字餅皆章七句昏酺又章五句非章句之變乎始加再加每章六句三用韻皆同部同字二服二德二福韻在第二第四第六句至三加則首二句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字字自協末二句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變韻中三句咸加爾服兄弟俱在以成厥德服德二字仍用始再加之韻而中間以兄弟俱在一句雖與服德同爲之類然章句字韻實三變矣且再加之永受胡福三加之兄弟具在胡具無皆韻上之字隔章隔句爲韻而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黃疆慶二字亦句首句末韻與永受保之唯其所當例同非不諧末句之字而轉加句首之字也至字字有韻之說求之三百篇如匏有苦葉第二句有瀰與有鷕韻而有與有亦韻也雉鳴雉鳴濟盈濟盈雨鳴雨盈韻而雨濟雨雉亦韻也不濡軌求其牡軌韻牡求與牡又一句中首尾韻而不與其獨非韻乎濡韻第三章印須我友須皆侯類濡向在山左阮伯元詹事述王懷祖觀察說卷阿鳴韻生岡韻陽高韻朝外矣韻矣于韻于彼韻彼奉奉韻雍雍萋萋韻喈喈鳳皇與岡陽韻梧桐與奉雍韻隨舉二則可爲三百篇字字用韻之證孔氏之言鴟鴞曰三章四章連句用韻而拮据捋荼卒瘏室家韻上字亦有韻譙譙翛翛翹翹漂搖嘵嘵又皆用雙聲故首章可以三句無韻然恩與勤實句中自相協而下與閔韻庸按首句鴟鴞鴟鴞鴟鴞與鴟鴞與鴟鴞嚴氏可均說文聲類至聲在脂類段氏音均表至聲在眞類取與卽韻室字至聲與既毀韻無協我與我韻二子一之韻三斯與二鴟則支脂通協我亦可謂字字有韻而鴟與斯又句首句末遙韻特中間有韻不盡同

禮辭禮詞復有首末與中韻者如黃耆疆慶與往迎相是也大抵有韻之文便乎歌誦隨在通協例非一端亦非例之所能盡孔氏詩聲分例於前人特爲創作然聖經之神化不測究難以悉舉如以鴟鴞首三句爲無韻卽未確也庸讀禮辭如某不敏以歲之正以月之令令月吉日二句唯恐弗堪二句儷皮束帛冠禮束帛儷皮使某將請承命某固敬具以須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宮氏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衍視諸衿鞶姆辭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之類靡字非韻咸有條理而絕無矯揉博會之端矣口出音自成天籟不必細撿後世韻書而自無不合竊可於前人所舉外微矜創獲而煩亂破碎之譏或亦不免前書所謂似太瑣屑是也

微閻下不能規正其失而其灼然可見者不盡爲無據後世辭人狡獪技倆雖先聖所不爲而至文之巧變固已無所不該正非曲徇古人也閻下向善鄙集中論韻之文此所言較前更密故再悉心獻疑以呈審定如以爲可采幸甚幸甚

再答陳恭甫編修論韻書

頃再接來示謂三百篇皆句首與句首韻中末與中末協此仍是以常法言之耳若論其變則法不能拘亦非例之所能盡試以皇矣第六章論之如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學者莫不知阿與池爲韻而不知我陵我陵我泉我泉句字字韻也此皆以上句之下半句與下句之上半句韻而非首與首末與末中與中也又無飲我泉韻無矢我陵以下句上半

句之飲韻上句下半句之陵又第三句之陟我高岡我字與我陵我陵我阿我泉我池六我一阿一池韻而第八句之度其鮮原鮮原與原二字又自疊韻與第二句侵自阮疆之阮遥相協鮮原疊韻而阮則韻上字也且侵自之侵韻下陵飲二字自韻無矣之矣無韻無飲之無度其之度字字確鑿可據安得以例拘之此皆孔氏且不知阿池與鮮原顯分二類而誤援東門之枌二章例以爲歌麻元寒之通協矣來示稱孔氏詩韻例有瀰濟盈有鷕雉鳴及歕彼晨風鬱彼北林以下五例葛藟之福履綏之以下五例爲變化無端而實整齊不紊按匏有苦葉韻說見前書孔例有所未盡晨風首章兩彼爲句中韻二三章兩山有兩隰有爲句中韻首章上二句之兩彼與三章下二句之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句中句末皆韻也至樛木三章乃葛藟與葛藟福履與福履全篇也韻上下六之字全篇通韻唯纍綏與荒將嘗成每章二字各自爲韻孔氏以葛藟與福履爲隔韻尚失乎自然之致藟纍皆以葛畾聲不當區而二之益首章藟纍二字爲下兩章之關紐合之成篇三百篇此類極多矣來示以鄙說永受保之之與備字爲韻較爲諦當然則宜之于假假與甫韻自確特日伯某甫句不入字辭雖爲記者之言亦與字辭韻也來示以今月吉日爲單句無韻詩經極多此例接向以爲無韻者顧氏讀之有韻矣顧以爲無韻者段氏讀之有韻矣段以爲無韻者孔氏讀之有韻矣孔以爲無韻者庸讀之有韻矣詩經益少無韻之句如以爲以日諧月未

見佐證則庸舉冠禮及毛詩芣二十一佐證詳拙著日記中孔氏詩聲類嚴氏說文聲類皆以五質日十月月合爲一部是也惟段氏音均表日在第十二月在第十五恐非來示又舉鄙說鴟鴞首章字字有韻則子字必應協韻何以反無不得已而取章末句中之助字以爲協恐不足以示後恩勤閔三字既協矣又以助字三斯遙協章首二鴟而其協又出於異部合韻爲割裂牽强之病按鴟鴞首章既取我子與鬻子之閔斯二子一之爲本韻至二鴟三斯相韻爲腊支通協如欲分之則二鴟三斯各自爲韻亦無不可又二章之或敢侮予與三章之予手拮据句末句首兩予字亦蟬聯相協不識閣下以爲然否來示又謂昏禮記弟則稱其兄兄字與上句支子則稱其宗宗字止可援合韻之說傅會協之按宗子無父與支子則稱其宗二宗字爲本韻句首句末遙協兄與下文若不親迎兄迎二字爲本部連句相協皆非合韻也宗子無父至支子則稱其宗此文未終而韻終也續以弟則稱其兄若不親迎二句上句爲文終而韻未終下句爲文始開端而韻已終總之難以章句常法繩之來示疑若不親迎以下爲無韻謂求其韻而不得恐未可以章分韻合之說强附孔氏之例按若不親迎下云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是以未敢見某將走見請終賜見又曰某得以爲外昏姻請覿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今吾子辱不足以辱命又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不敢固辭又對曰某以非他故對曰某得以外爲昏姻之故又請吾子就之官敢不從又主人出門

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擯者以摯出請受壻禮辭許
受摯入主人再拜送出見主婦主婦闔扉立於其內
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荅再拜主婦又拜壻出主人請
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壻出主人送再
拜舉其全文廢句廢字非韻又不必徒執孔例矣來示又謂昏
禮命辭既以爲字字皆韻矣而毋施於結帨句庶毋及門內施
鞶句又何以獨闕焉不詳按毋韻庶毋施於施鞶二施自韻於
韻下視諸於鞶與宮宗二字亦相協夙夜無違宮結帨二字與
門內二字韻門字又韻下申之以父母之命申字命字庶門之
庶則韻上下文之夜字毋字諸字亦字字有韻非闕也不揆檮
昧率憑禮詩二經以復來教倘不以爲不足誨而匡正之幸甚

與汪漢郛書

漢郛足下不見者八年近即音問亦不逼昨得快覩并見所著
意林翼並自著古文慰甚嵇甚古文才筆足達其所見益斯事
不以寒儉爲工試觀唐之韓柳文辭爛然可知所尚矣再進而
求之日誦太史公班孟堅書所作必駸駸入於兩漢惜庸鹿鹿
無能也拙記四卷都中舊作所愜心者在言韵一卷王伯申學
士陳恭甫編修皆詣事爭之惟王懷祖先生頗以鄙說爲然然
當世多未信此說而復嘵嘵好辨以求申其是君子不爲也抑
語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益雖上智必有所遺下愚亦有所得
聖人之經非一二人之所能盡試舉鄙說私質之足下足下平
心而察之固不可曲徇庸之臆見亦不必遽執前人之成說以

相詰難是否有當幸告我足以決之矣許周生駁部謂自古有韻之文與無韻者必有異若如鄙說則古人更無無韻之文論語開卷一章三不亦字三乎字亦皆是韻此說恐不可通庸以六經言之三百篇無論矣如周易尚書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皆所謂古人之文也而有韻之文幾半於無韻之文且即求之秦漢以前子史傳記亦多韻語論語開卷三不亦乎不爲韻者以其文本無韻故無取乎語助辭耳若學而時習之等句本有韻則三不亦乎何獨非韻乎楚狂接輿之歌懷祖觀察取二鳳字爲韻庸以爲二兮字亦韻也觀察取二已一殆爲韻庸以爲上句二而下句一而亦韻也毛詩開卷左右流之寤寐求之流求固韻矣二之獨非韻乎觀察取悠哉悠哉二悠爲韻庸以二

與汪漢郛書

漢郛足下不見者八年近即音問亦不通昨得快覩并見所著意林翼並自著古文慰甚慰甚古文才筆足達其所見益斯事不以寒儉爲工試觀唐之韓柳文辭爛然可知所尚矣再進而求之日誦太史公班孟堅書所作必駸駸入於兩漢惜庸鹿鹿無能也拙記四卷都中舊作所愜心者在言韵一卷王伯申學士陳恭甫編修皆詒事爭之惟王懷祖先生頗以鄙說爲然然當世多未信此說而復嘵嘵好辨以求申其是君子不爲也抑語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益雖上智必有所遺下愚亦有所得聖人之經非一二人之所能盡試舉鄙說私質之足下足下平心而察之固不可曲徇庸之臆見亦不必遽執前人之成說以

相詰難是否有當幸告我足以決之矣許周生駁部謂自古有韻之文與無韻者必有異若如鄙說則古人更無無韻之文論語開卷一章三不亦字三乎字亦皆是韵此說恐不可通庸以六經言之三百篇無論矣如周易尚書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皆所謂古人之文也而有韻之文幾半於無韻之文且卽求之秦漢以前子史傳記亦多韻語論語開卷三不亦乎不爲韻者以其文本無韻故無取乎語助辭耳若學而時習之等句本有韻則三不亦乎何獨非韻乎楚狂接輿之歌懷祖觀察取二鳳字爲韻庸以爲二兮字亦韻也觀察取二已一殆爲韻庸以爲上句二而下句一而亦韻也毛詩開卷左右流之寤寐求之流求固韻矣二之獨非韻乎觀察取悠哉悠哉二悠爲韻庸以二哉亦韻與二之語助相協矣此其證也觀察取王孫賈與其媚於奧寧媚于竈荷條丈人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爲韻庸以孔子言獲罪無所禱記者書植其杖而芸皆韻也是非儀禮字醮辭與記文爲韻之證乎如以爲辭外不當有韻則孔子之禱何必儷王孫之奧竈仲氏之芸亦無合丈人之勤分矣又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反遠爲韻華與二而相協說詩者以四句一章第三句多無韻然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實合詩辭思與思韻遠與遠韻矣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此城聲一類笑刀一類而夫子莞爾而笑實就割雞焉用牛刀爲韻矣何嘗區別詩辭與聖言并記者之文乎儀禮曰伯某甫韻宜之于假者此一合字辭與

記者之辭也仲叔季唯其所當以上韻永者再合字辭與記者之辭也子曰諸韻若則有常者此一合醮字與記者之辭也毛詩莫敢不諾魯侯是若用韻同此不敢忘命韻勗帥以敬者此再合醮辭與記者之辭也若永受保之之與備字韵若則有常與往迎爾相韻皆字醮辭本文其韻尤顯明可據而精審如王學士尚書斥字辭末二句醮辭末一句皆不入韻宜乎辭外之文庸以爲有韻駭人聽聞矣乃古人隸韻必如是之反覆申明彼此印證者蓋非特結構文字恐其散漫無紀亦慮後人讀之不能驟得故不厭重言以明之乎又如毛詩車攻五章決拾既伙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中二句調字乃與四章駕彼四牡四牡奕奕兩牡字爲韻同字乃與首章我馬既同四章會同有繹兩同字爲

韻隔章相協三百篇極多詎說者必以調同二字爲韻引離騷以證辨見日記又段氏引東方朔七諫孔氏引韓非子楊權篇爲諧聲合韻之據庸按韓非子云道無雙日故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此同與雙容爲韻調與道禱爲韻七諫恐矩矱之不同與下文正法孤而不公爲韻恐操行之不調與上文固時俗之工巧兮爲韻分讀之莫不各有條理混合之遂承訛襲謬展轉相因并以茲誣古人矣古經文韻深奧讀者難以遽通其旨思而適得並承妙諦豈容執前人之成見而一概抹撥耶是非所望於高賢足下讀書能通大義不拘拘株守一家之學此庸所心焉竊慕者知我有素諒不斥爲好辯也盧氏禮記六藝

論補遺奉上希荃察並問文祉不既庸頓首

與郝蘭皐農部論校山海經書

山海經西山經浮山多盼木郭傳音美目盼兮之盼凡二見箋疏曰郭既音盼知經文必不作盼未審何字之訛庸錢云盼字不妨有兩讀手示以經典內凡加音者必係異字若同字不須加音鄙見以經典內加音有異字者多同部及聲相近之字也有同一字而其讀不同者乃高下疾徐之別猶後世一字有四聲而其義亦因之而異也顏氏家訓音辭篇云鄭元注六經高誘注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熙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外言內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又如公羊傳一伐字而有長言短言二讀釋名一天字而有舌腹舌頭兩言一風字而有橫口合脣言之蹴口開脣推氣言之之別皆同字異讀之證也又禮記樂記祭義皆有易直子諒之心句鄭注俱云子讀如不子之子儀禮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注云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正立自定之皃周禮冢宰之職六曰主以利得民鄭康成云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謂以政教利之外府掌邦布之出入注云布泉也布讀如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是皆同字加音之明證其所以異者不子之子與爻子音異疑立之疑與疑慮音異利民之利與財利音異宣布之布與布帛音異故疑然今本公羊傳作仡然而不子當從徐仙民將吏反陸德明如字非也

字从分聲即使有兩讀似不得以盼音盼庸按盼从分聲一語已了然字从分而讀亦從之者如詩碩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倩从青聲盼从分聲爲眞清合韻詩人必不讀盼敷覓反也又如王褒九懷進瞵盼兮上邱墟此讀盼如彬又讀瞵盼如瞵瞵聲雖小變猶爲盼之本音古讀原近是也然詩美目盼兮徐仙民敷諫反呂忱字林匹簡反又匹覓反陸氏玉詩音義敷覓反論語音義普覓反音切皆轉入元類與分聲之本音眞文類已不同故郭必加音猶禮記子諒恐人讀爲父子故鄭亦加音矣

釋名釋天曰豫司宄冀以舌腹言天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天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夫三百篇天字古音在眞類而顯坦二釋取音相近者已轉入元類故知郭傳盼音亦轉入元類景純仙民皆東晉人而非三百篇之盼與倩韻也釋名釋天之由眞轉元亦同斯例山海經內郭音似此者皆非誤也

聲音之道當於今人之異者會其同又當於古人之同者求其異庸雖能言之而未能盡之北次山經繡山其中有鱯龜郭傳鱯龜似蝦蟇小而青箋疏曰鱯當爲耿字之譌耿龜見秋官蜬字注亦見爾雅馬元伯曰爾雅郭注耿龜似青蛙龍龜似蝦蟇此云似蝦蟇則不得以鱯龜爲耿龜秋會古同聲鱯疑卽龜之或體龜說文讀如戚龜之變爲鱯猶龜之音爲秋也秋戚亦一聲之轉手示云郭鱯龜似蝦蟇小而青一句兼包爾雅二物若但云似蝦蟇則是鱯龜又云小而青則兼耿龜矣爾雅言在水者龜此經曰龜皆水族也庸以尊說與馬君說皆是而分析未

清何則爾雅上文鼉鼈蠵諸郭注云似蝘蜓居陸地淮南謂之
去蚖此一物也下文在水者龜郭注云耿龜也似青蛙大腹一
名土鴨此又一物也益同類異種山海經注實兼爾雅二物言
之尊說融會二經注最善然以龜爲兼有鼈龜耿龜義則可以
鼈卽耿字之譌則不可馬君詮發鼈字之義至精能心知其意
確不可易特謂此注言似蝘蜓居陸則不得以鼈龜爲耿龜似失之
太拘但不得以鼈爲耿之譌何妨以龜爲耿龜是於郭氏兼包
並舉之旨有未察耳庸詩申言馬君鼈字之義曰說文龜部鼈
下云鼈鼈詹諸也詩曰得此鼈鼈今毛詩作得此龜龜說文龜部鼈
下云鼉鼈舊作先詹諸也其鳴詹詹諸其皮鼉鼉其行鼈鼈又鼉此卽孟子
施施從外來之施施也舊作夷夷訛今改正从黽从夬夬亦聲鼈下云鼉或從酋然
則鼉鼈實一字也今爾雅作鼉鼈蠵諸者鼉卽鼉之訛釋文字
从夬起據反則陸所見本已誤鼈卽鼉字不當重出以說文校
之則鼈當爲鼈釋文音秋則陸本已譌今通志堂本作鼈从齒
更誤中誤突然卽此可證展轉相乖之致書此奉復鄙說如有
可采或附之訂訛并以質之虞部

蘭皋先生答書曰漢儒不言音故多譬況假借之詞晉人始
言音故多取字與聲同之字以定本文之音如山海經穆天
子傳方言之類皆郭氏注其所作音大抵取用異字間有同
字者必與正文相涉而譌承示鼉鼈詹諸一條讀書精細當
采入拙著爾雅古音義疏中舊引說文虫部蜩鼉詹諸之文
以證爾雅鼉鼈鼉字之譌自以爲得之矣今以先生及馬元

伯之論訓析精當勝於鄙見遠甚又馬虞部引夏小正鳴蜮傳曰屈造之屬也淮南說林訓鼓造避兵高誘注鼓造亦蝦蟇造蠹戚古音同去屈蜘音相近屈造鼓造蠹醜蜘蠹皆一聲之轉郭注爾雅云淮南謂之去父廣雅去蛧蝦蟆也蠹字非譌庸按西山經浮山多盼木郭傳音美目盼兮之盼又黃山盼水出焉郭傳音美目盼兮之盼又皇塗之山有獸名曰獿如郭傳音猴嬰之嬰箋疏曰經當爲獿注當爲獿按獿獿實一字凡大旁多旁之字皆互通矣北山經單張之山有獸名曰諸犍郭傳音如犍牛之犍神囷之山郭傳音如倉囷之囷東山經番条之山臧水出焉郭傳音同臧損之臧海內東經疑水出臨晉西南郭傳音如肄習之肄箋疏曰水經注本引作肄水故郭音肄習以別之按肄亦古肄習字鄭注玉藻云肄讀爲肄此經如作肄水傳當云音如肄習之肄小人名曰菌人郭傳音如朝菌之菌海內經有菌山郭傳音芝菌之菌凡郭音經傳同文者十見皆一字有異讀之明證可決非相涉之譌并無藉取徵於他書矣至說文蜘字與蠹醜蠹皆一聲之轉蜘蠹之不得連文猶蠹醜之不得連文也說文虫部之蠹誤爲蠹猶爾雅釋魚之蠹誤爲醜也去聲古在魚類與幽類異蠹之爲蠹實形之訛許書所載皆三代古文與爾雅相表裏正以蠹醜本一字故爾雅蠹醜當從說文作蠹蠹不得援廣雅去蛧爾雅注去父遽執爾雅从去爲不誤鼓與去皆魚類屈則遠在脂類蜘則仍與蠹酋秋戚爲一類未可彊合鄙見雖然恐啟黨同伐異之習故不復論難附

識於此王懷祖先生見前書云尊說據說文以訂爾雅之訛是也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七十八終

漢軍樊封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七十九

學海堂

仁和梁孝廉玉繩著

瞥記

歐陽公傳易圖序因禮記經解引易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今易所無遂疑易非完書案經解漢儒所集非眞孔子之言而凡書引易爲今周易所無者顏師古云易家之別記豈得遽斷其非完書王觀國學林亦云古之以易名家者各有訓說而爲之傳記宗其學者皆以易曰稱之大戴禮記禮察篇引易與經解同而保傅篇及漢書東方朔傳說苑建本篇皆有此二語所引上句與經解異列女傳召南申女篇所引與大戴保傅漢書說苑同而又謂之傳則非易明矣竹垞朱氏經義考載家語風俗通說苑鹽鐵論新語說文等書引易竝以爲逸經恐非也文子差此毫釐

於彼尋文辭義略同而歐陽公之疑實有自來經解孔疏曰此易繫辭文乃仲達偶錯記爾則當疑正義不當疑易此語史記太史公自序亦有之裴駰謂出易緯孫奕示兒編謂王充論衡注云出易緯之文范正敏遯齋閒覽同雲莊禮記集說仍之葢見易通卦驗

帝乙歸妹易凡兩見注疏不說帝乙是商何王據左傳哀九年晉筮伐宋遇泰之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則帝乙者微子之父歸妹者帝乙之妹無可疑也故李氏集解引虞翻云紂父自乾鑿度以易之帝乙爲成湯康成引以注檀弓白虎通姓名章亦同困學紀聞言子夏傳謂湯歸妹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貴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事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荀爽對策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張說鄫國公主銘帝唐降女天乙歸妹夫湯名天乙不名帝乙紂父帝乙見於尚書左傳史記何此獨別解商以生日名子故王之名乙者有五天乙祖乙小乙武乙帝乙而湯之先報乙不與焉名姝人異安得移天乙作帝乙耶檀弓疏以帝乙卽祖乙亦非

大畜豶豕之牙鄭讀牙爲互甚是互字俗作牙故譌周禮牛人注互若今屠家縣肉格爾雅釋獸豕子豬豵豶則豶是豕名卦象言柔能制剛猶豶豕之懸於互也

震卦億喪貝王注億辭也釋文引鄭云十萬曰億鄭義爲長億喪貝乃倒文與莊子在宥篇萬有餘喪同一句法五爻億無喪

有事亦然

繫辭方以類聚疏曰春秋云敎子以義方注方道也春秋下似脫傳字而隱三年傳是敎之以義方杜亦無注不知孔疏何以云然益以道訓方乃鄭氏樂記鄉方注仲達誤引之以爲敎子者節引傳文耳但恒卦立不易方疏云方猶道也已先言之矣雜卦晉晝也明夷誅也此反對之卦不合以誅對晝孫履齋示兒編云明出地上爲晝明入地中爲昧當作明夷昧也此言甚確

孔安國書序書傳皆後人僞作其眞者不可見蓋久逸矣或謂安國得古文祇讀而寫之未嘗爲傳似未確　但泰誓疏謂晉李長林尙書集注每引安國說宋裴駰史記集解於五帝紀引孔敎穉子注云穉胄聲相近於夏紀引孔墳壚注云壚疏也今孔傳無此文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何晏引孔注與今書傳迥異豈諸人竝見眞孔傳歟

沇之爲言內也則當云水內曰沇而孔傳於禹貢五子之歌俱解沇爲水北蓋水北曰沇出小爾雅然北字不如內字爲明確堯典蔡傳云爾雅水北曰沇爾雅上脫小字閻百詩謂蔡誤記孔傳爲爾雅非也水內之解詳詩篤公劉箋疏

禹貢敘梁州貢道曰西傾因桓是來孔蔡二傳以西傾爲山名攷桓水有二酈道元所謂岷山西傾俱有桓水也孔疏據漢志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而西傾在隴西臨洮則初發西傾不得有桓水蔡傳據水經西傾之山桓水出焉此是酈注非經也一水

一山皆隸雍州與梁之桓水無涉後讀閻百詩尚書疏証云西傾因桓是來朱子亦從康成書注曲爲之說宋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非中國之貢明矣疑西傾卽西戎之境熊羆狐貍織皮文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貢也然葉猶存傾字余謂直戎字之譌最爲了當經史中洛字作雒陸德明顏師古俱據魚豢魏略謂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博物志謂魏復變雒陽爲洛陽則雒字東漢所改後遂相仍不盡易也但明史禮志五天啟元年從禮部奏凡水旁加各字者俱改爲雒則今所傳書籍在明光宗以後刻本又必改洛爲雒矣金壇段玉裁明府云名若實豫州之雒从佳雍州之洛从水本是兩字後人溷而一之耳

夏書甘誓啟與有扈戰之事也而莊子人閒世呂覽召類說苑政理以伐扈屬禹故墨子明鬼以爲禹誓蔡中郎集銘論又云殷湯有甘誓之勒何說之多歧也

書序有疑至篇孔疏云臣名案禮文王世子引古記虞夏商周設四輔有疑丞伏生大傳天子四鄰前曰疑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則疑當是官至其名也

高宗肜日祖已曰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謂高宗益對天而言天子亦民也酒誥曰惟民自速辜民謂商紂益紂爲獨夫故以民目之也

伏生尚書泰誓亡後人因以民間僞泰誓三篇充伏生之數今亦不傳余嘗疑史殷周本紀齊世家所載者當是也說見史記志疑後

讀墨子兼愛中下篇及非命三篇屢引泰誓文或卽眞泰誓乎
孟子所引是泰誓本

洪範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今從王肅解以占用二爲句鄭云卜五占用謂雨霽蒙驛克二衍忒謂貞悔斷用字從上句甚是

史記作占之用更明

周書酒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周禮地官胥師司虩禁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古者羣飲之罪至重蓋以杜姦惡也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禁稍弛矣見文帝紀注

周官篇首曰六服後曰五服蔡氏謂五服在王畿外六服則竝畿內數之然考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元不數王畿在內唐孔氏疏謂要服路遠不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然則方周盛時已有要服不至之事矣晚出古文自相乖異閻百詩以爲僞誠然

君陳疏引鄭注中庸云君陳周公子檢中庸無此注見坊記注

中蓋孔疏誤也古人著書亦不能無誤如周禮鄭人注引曲禮誤爲檀弓射人注引射義誤爲樂記康成尙爾何況他人

呂刑告爾祥刑墨子尙賢下篇引作訟刑

詩菀柳序言美賢人眾多案墨子尙賢云文王舉閎天泰顚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似此詩專詠二人非泛美多賢也

書大傳謂閎天學訟於太公太公除師禮約爲朋友豈同隱海濱歟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以太公泰顚爲一人妄也

許周生云古經文不作重文有宜重者但就一字重讀之或云凡重文於本字下作二亦不盡然詩羔羊委蛇釋文引鄭云讀此句者當云委蛇委蛇蛇益本文止書委蛇二字故沈鄭異讀也考工記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鄭注故書準作水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轅昏上雨注令水去利也玄謂利水重讀似非賈釋云依後鄭讀當云輈注則利也準則久也和則安也利準不重讀據此觀之則前鄭亦祇重讀而於經文竝未增加且後鄭可以不重讀則經文重字并不作二爲識矣

小雅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據淮南精神訓注是暴桓公蘇信公風俗通引世本詩疏引古史考竝作暴辛公蘇成公

井中公田孟子趙注公羊何注穀梁范注皆本漢書食貨志八家各取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說惟康成箋詩不同詳甫田篇孔疏似鄭義爲長

韓奕詩云鞹鞃淺幭以虎皮名淺甚奇月令其蟲倮注虎豹之屬恆淺毛周禮春官巾車鹿淺禊是豹與鹿皮亦名淺也

抑詩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朱子據楚語謂武公自儆序以爲刺厲誤案此詩若但肅儆已身則當入衛風不應登於大雅列板蕩桑柔桑刺厲王諸什之間若說刺厲王則武公即位在宣王十六年孔疏引史記作平王十三年卒而耄始作詩其三十六年誤　平王去幽滅於戲之歲已星過一終更溯厲流於彘之前歷七十餘載何煩追刺余疑厲乃平之譌也益平王元非申與令主徒以

家嗣之故倉卒援立東保於洛外有犬戎携王之逼內有母家申許之專武公手夷大難目擊時艱而平王幼弱不撫其民棄遺九族恐亂猶未已因作是詩以諷託言自儆耳曰其在于今興迷亂於政指申侯用事也曰謹爾侯度戒申侯也曰實虹小子曰亦既抱子謂平王幼小也通抑詩十二章無一語似追刺如以爲刺厲則以在位三十七年之厲王而曰小子曰抱子可乎如祇以自儆則以九十五歲之老公侯而自稱小子自嘲抱子可乎於情事皆不合也楚左史意在儆子亹老耄故但云武公作懿戒以自儆不及刺王一層亦未嘗使人日誦詩於其側

吳志孫權云武公年過遇志壯勤求輔弼

魯頌駉駉牡馬顏黃門家訓書論篇謂江南書作牡河北書作牧顏氏從江南本以牡馬爲良馬近盧抱經學士注宋訓載段懋堂明府說據周官馬政謂顏氏有牡無牝之言非也許周生云牡馬與牧馬字異而義同古馬政惟牡馬在牧若牝馬非季春則不在牧禮月令遊牝于牧鄭注其牝欲遊則就所牧之牡而遊之可見在牧惟牡馬故言牧不必更言牡也北史崔浩傳論蠕蠕云牡馬獲牧牝馬戀駒浩居北方習知馬事是以能分別言之又周官校人云凡馬特居四之一蓋三牝一牡詩人但言牡馬之盛而牝馬可知顏氏所釋與段君所駁似皆未審牧馬之必爲牡馬而不兼騲馬也

商頌荆楚不知何君越絶有湯獻牛于荆伯之事則其來已久蓋屬在蠻夷世系莫考周初始滅地入中國熊繹其再封也

儀禮士冠禮注周大夫有嘉甫甫字或作父釋曰桓公十五年
天王使嘉甫來求車是也案鄭注嘉甫指詩節南山篇家父作
誦其人也古今人表政作嘉父嗌音同通借賈氏以春秋求車
之家父當之誤已或曰周宜作晉左傳隱六年襄廿一年竝有
晉大夫嘉父亦非
周禮凡官不論尊卑皆有府史胥徒獨大司馬之屬戎右齊右
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九官無之未詳其故鄭賈
亦不言及方萬里續古今攷以爲缺文或者是歟
天官膳夫六清及漿人食醫六飲皆謂水漿醴醷皆酏而玉藻
但言五飲有酒無醷醫益五飲卽是六飲文義之省爾釀粥爲
醴曰醫寒粥曰醷故玉藻以酒易醫而以酏兼醷酏清粥也

酒正注作酒有功沽之巧疏云功沽謂善惡夏官司兵注功沽
上下義同因思論語沽酒當是酒之惡者若訓沽爲買安得飲
酒必皆自作乎
九嬪注婦容謂婉娩而內則注以婉爲婦言娩爲婦容孔疏牽
合申說殊未安似當依九嬪注
九嬪注言羣妃御見之法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
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
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此鄭以意消息別無明
文可證後儒多以爲疑謂非節欲防淫之道儻值祭祀無齊居
御女之理則十五日固不能徧也惟陸稼書先生讀禮志疑一
條解得最好先生云所謂當夕者只是派定以備人君之幸御

至於節欲之法自在人主豈必慮其過哉此是言其制度如此猶天子之盖百二十品特備其制爾非必備嘗之

疾醫九藏注正藏五又有胃腸胱大腸小腸賈云此乃六府中取四以益五藏爲九膽者清淨之府三焦爲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也而鄭語九紀注以正藏及胃腸胱腸膽爲九葢并大腸小腸二府爲一故增膽一府兩注似宜從鄭莊子齊物論稱六藏不知取六府何府意者其胃乎胃爲水穀之府尤爲人所重耳釋文云大小腸腸胱三焦謂之六府又異

小司寇上服下服之刑當卽呂刑之上服下服也鄭以上爲劓墨下爲宮刖則五刑缺一矣且大辟非上乎葢上下應以罪之重輕論不當以形體論

文王官人篇畸鬼者不仁慮注恃禱祀而不自修也孔氏補注畸倚也歸安嚴九能名元照云荀子修身篇倚魁之行楊倞注倚奇也魁大也謂偏僻狂怪之行畸魁卽畸鬼矣畸人卽莊子大宗師釋文引李云奇異也方言虔儇慧也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黠或謂之鬼廣雅釋詁鬼慧也畸衰也盧孔說恐未當

釋文引或本八十曰耋與秦詩毛傳同說文釋名爾雅注及易詩釋文竝同詩爾雅疏引鄭易注亦云年踰七十也惟左傳僖九年杜注依馬融服虔謂七十曰耋疏引爾雅舍人注云年六十稱俱非

嬪者婦人美稱而曲禮云生曰妻死曰嬪偏考經傳從無以死爲嬪之文

也畢氏輯校云又出無躁二字百官靜事毋刑注云今月令刑非本文淮南作瘨身無躁為徑淮南同而呂仍作刑也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注云今月令漁師也命四監注云今月令四為田而呂仍作四也淮南孟秋民多瘧疾注云今月令瘧疾為厲疫而呂仍作瘧疾也淮南同孟冬乘玄路注云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為移字之誤而呂仍作玄也命太史釁龜筴注云今月令曰釁祠祠衍字而呂作命太卜禱祠龜策無釁字也淮南作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亦無釁字季冬水澤腹堅注云今月令無堅而呂舊本有堅字畢校本以為後人所益刪去但作水澤復高注或作復不作腹也及百祀之薪燎注云今月令無而呂固有此句也淮南同惟孟夏王瓜生瓜為菩與萯通無休于都休為伏季秋挾矢以

月令仲夏毋燒灰注云為傷火氣然則當如寒食之不舉火耶呂氏春秋作毋燒炭高誘注草木未成不欲天物灰字必炭字之譌季秋之月伐薪為炭可互證淮南時則訓亦譌作灰鄭注月令引今月令十七條今月令者即呂氏春秋也其異文不止此即以十七條而論亦與高氏注呂本不同孟春鴻雁來注云今月令鴻皆為候而呂作鴻雁北淮南子時則訓易通卦驗同則來為北不獨鴻為候也季春置罘羅網畢翳注云今月令無罘翳為弋而呂作罼弋置罘羅網淮南同是有罘字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注云今月令無于時作為為詐譌而呂固有此四字也淫雨蚤降注云今月令曰眾雨而呂竝作淫淮南同不作眾也仲夏處必掩身毋躁注云今月令毋躁為欲靜而呂作欲靜無躁

獵獵爲射孟冬固封疆疆爲壃壃鄭注與今呂本合淮南及獨斷御覽六百八十二引漢官儀並作固封壃　案孔仲達說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據鄭目錄則禮記月令卽鈔合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並無先後古今之分仲達之言殊無所據又鄭與高誘同時所見呂覽亦不應異同若是竊疑所謂今月令者乃漢時太史所上月麻非呂覽也後書侯霸傳每春下寬大之詔自有所行四時之令皆霸所建是東漢月令矣

能耐二字古人互通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樂記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此以耐爲能也他若大戴禮易本命食水者善遊能寒漢書食貨志能風與旱暵錯傳其性能寒其性能暑趙充國傳馬不能冬西域傳不能飢渴是以能爲耐也亦省作而字易卦能視跛能履虞仲翔本作而墨子尙賢下篇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尙同中篇聖王唯而審以尙同竝是能字高誘注呂子淮南多以而爲能禮運疏謂耐不安寸爲誤殊未然

禮器不麾蚤注訓麾爲快謂祭不以蚤爲快也杭堇浦太史續禮記集說引歸安鄭氏曰鄭解恐未必是此言臨祭之時極其誠敬不敢指麾不敢搔爬玉藻所謂手容恭也蚤爲搔之譌耳郊特牲祭義皆云禘有樂而嘗無樂案祭無不用樂者商頌那詩歷敘鞉鼓管磬庸舞而終之曰顧予烝嘗魯頌閟宮云秋而載嘗萬舞洋洋卽祭統亦云大嘗禘升歌清廟管象舞武夏非秋祭用樂之證歟

祭統煇者甲吏之賤者也鄭引周禮與輝同案考工記函人掌爲甲輝人掌爲鼓無論二官非祭時所有事而甲吏當是函人若輝人不稱甲吏也竊疑煇乃烜字之誤秋官有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執其役者以甲士爲之蓋祭祀亦用兵爲衛

樂記卑高以陳數語與易繫略同而疏引鄭易注與禮注迥異蓋如禮注先行詩箋後改之類詩禮異注見燕燕章及坊記疏引鄭志

詩周南召南譜疏引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今本樂記無陝字當是脫爾吏記樂書家語辨樂皆襲樂記之文益有陝字又日本山井鼎攷文云古本分下有陝字尤足證今本之缺

坊記陽侯殺繆侯注云其國未聞據淮南氾論繆侯是蓼侯之誤矣

緇衣引尹吉郎書咸有一德篇名古人每意改之如國語以康誥爲先王之令周書爲西方之書左傳以仲虺之誥爲志爲傳稱五子之歌爲夏訓荀子解蔽稱大禹謨爲道經乃僞古文勦入虞夏書也楊評事至墨子明鬼以大雅文王之詩爲周書以荀注非夏書甘誓爲禹誓恐不可據

儒行不隕穫於貧賤釋文穫本又作擭鄭注隕擭困迫失志之貌似欠明確案淮南兵略云詘伸不擭五度高誘注擭誤也則隕者墮其所守擭者誤於所從

先儒辨春秋春王正月四字繁冗費辭其實不必辨也左氏開卷便明著之曰元年春王周正月解家豈未覩此朱竹垞非胡氏夏時冠周正之說有詩云魯史王正月羣疑積至今正明一周字直可抵千金

隱元年注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疏引諸說或云二百尺或云長四丈而皆不釋雉字之義案陸佃埤雅雉飛不越分域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以雉計丈也當以杜注為正

左氏春秋隱三年君氏卒以為隱公母聲子公穀作尹氏以為天子之大夫文姝解異余嘗疑二說皆未確毛檢討奇齡春秋毛傳及春秋條貫篇謂即鄭大夫尹氏公與偕歸者此一尹氏生則係公之患難死則係公之存亡故書之而河說經多齟齬斯論頗愜然此解見吳祭酒偉業文集中毛檢討蓋用其說

五伯齊桓為盛然竊怪莊十九年王室有子頹之亂天子蒙塵惟鄭虢是賴凡三年而後定不知霸主安在迨廿七年因天子之請始伐衛以討立頹之罪何其緩也

春秋莊廿八年大無麥禾三傳同文而漢五行志上引經作大水亡麥禾董仲舒以為哀姜淫亂陰氣故大水劉向以為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疑公羊經一本有水字何氏秋水之說從董敷衍耳

衛懿公有哀公之號見論衡儒增以其為狄所殺故也亦猶魯哀公孫于越漢書人表謂之出公皆可補經傳所未及

僖二年脣亡齒寒之語戰國齊趙策墨子非攻篇俱引之而莊

子胎篋呂氏春秋權勳淮南說林竝作脣竭獨韓策作脣揭蓋
寒注揭猶反也揭字較勝楊升庵云揭音
揭與寒叶韻
左傳紀閏者六僖七文元成十七
襄九昭二十廿二皆在冬末獨文元年閏三月
昭廿年閏八月皆違歸餘於終之例而傳獨譏閏三月爲非禮
不可解或謂周之三月夏之正月正月不得有閏故譏之近厭
家置閏惟正月十二月罕見以理推之不應此兩月不置也攷
齊書武帝永明四年閏正月明帝建武三年閏十二月梁書武
帝大同九年閏正月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十五年正月甲戌朔
二月癸酉朔是此年閏正月金石錄載孟簡撰左常侍薛苹碑
題元和十五年閏正月湯大奎炙硯瑣談引元仇遠詩閏正月
過二月來溧陽溪頭花亂開則此兩月未嘗無閏矣其他尚多

有之不及徧檢錢竹汀詹事云古法用恆氣以無中氣之月爲
閏一歲十二月皆可置閏不獨宋元已前卽明亦有閏正月閏
十二月也西法改用定氣每氣長短不齊冬至前後氣最短故
百餘年來從無閏十一月十二月正月者
文十三年繞朝贈士會以策服虔以爲策書杜預以爲馬撾前
人多依杜注如李善文賦注繞朝贈士會馬策李太白詩臨行
將贈繞朝鞭黃山谷詩折柳當馬策願卷書囊當贈鞭惟文心
雕龍書記篇云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
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用服虔說僅見此條
文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杜注伯禽至僖
公十七君杜不數伯御也其實當數伯御作十八君文公在位

十八年時公有疾先示兆而公母聲姜適後三月而薨遂以爲姜薨之象劉向亦仍其說見漢書五行志夫蛇果爲姜出何必如先君之數乎如先君數者告公十八年而終也

不封莒太子僕左傳以爲季文子國語以爲里革似當依國語以斷罟泗淵例知之也行父恐不辦此

成十六年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公羊以爲公幼妄也成公之母穆姜以宣元年來歸至成公卽位之初已十九年則公卽位時應年十六七又加十六年則此時成公年三十餘矣尙得謂之幼乎成之二年公之子公衡爲質於楚卽公衡之年當亦不幼而況成公哉

襄十八年班馬之聲爾雅釋言注引作般馬蓋師遁馬還而樂故鳴杜以班訓別似非

晉平公禱河稱曾臣彪禮臨祭祀外事曰曾孫某侯某以曾孫爲曾臣始如史扁鵲傳虢君不稱寡人而稱寡臣皆變文之僅見者注疏謂曾臣猶未臣謙辭非也穆天子傳曾祝佐之亦同斯義

襄廿二年公孫僑對晉人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攷春秋及史記鄭簡公元年當晉悼八年言九年者蓋以厲公末年爲悼公之元也而八月據傳是五月

閟百詩云觀禮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小邦則曰叔父晉非小國也而自唐叔以迄文公景公皆稱叔父何昭九年三十二年傳

于平公定公改稱伯父當其伯父也并惠公亦伯父之或謂周自景王以下實然乃昭十五年爲景之十八年何又曰叔父疑左氏不盡一處未必盡得當時之眞見尚書古文疏證卷四余亦有二疑焉春秋莊元年夫人孫於齊三傳皆以不稱姜氏爲貶絕但貶絕當不稱夫人不當去姜氏且元年以後凡書姜氏者九書小君文姜者一稱氏稱謚何以又不貶絕乎春秋於魯夫人皆書薨惟文夫人不書以其出也而昭夫人孟子及哀毋定姒獨變薨言卒其義安在

昭十年宋平公卒疏引謚法內外賓服曰平逸書謚法解平謚有三而內外賓服乃正也孔氏誤有酒如淮有肉如坻釋文以淮坻韻不切云淮當爲濰據孔疏是劉炫說孔陸糾之以爲荀吳非齊人何意舉齊地濰水嚴九能云淮當讀如圍釋名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顏延年詩惜無爵雉化何用充江淮去國還故里迷門樹蓬蔡淮蔡爲韻政合古音吳氏韻補叶盧敖切非也與左傳同顧亭林謂淮字當从隹人之隹乃得聲今本說文誤案字書無从隹之字豈可以說文爲誤乎

春秋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穀作輒且日兩足不能相過衛謂之輒夫縶爲靈公孫不應同名而又因公孟之足不良遂附會爲說左昭七年傳孟縶之足不良以輒名者如衛出公輒鄭公孫輒豈皆弱足乎說文耳部恥字注云耳垂也春秋傳秦公子輒者其耳下垂故以爲名此又一說繫傳本作秦公子

耳耳者其耳下垂葢引鄭公孫輒字子耳而誤者

楚費無極譖郤宛事吳越春秋所載較左氏爲詳可補傳之略

然以爲平王具酒似誤子常殺宛在魯昭廿七年平王已卒矣

韓子內儲說下云飲令尹酒

昭廿五年介雞賈解芥子淮南人間注同杜從鄭眾云甲也呂

子察微注同當是高許兩注之異孔疏從鄭嚴九能曰史記作芥雞羽服

注與賈許合案應瑒鬬雞詩芥粉張金距庾信詩芥粉堪舂場

王褒詩猜羣芥粉生劉孝威雞鳴篇翅中含芥粉梁簡文帝詩

芥羽忽猜儔褚玠詩芥羽襍塵生此數詩皆用賈服之義芥羽

之法詳載周去非嶺外代答其說云養雞者割截冠緌使敵無

所施其嘴其芥肩也末芥子糝於雞之肩腋兩雞半鬬而倦盤

旋伺便互剌頭腋翻身相啄以有芥子能眯敵雞之目故用之

據此則賈服之義乃鬬雞之常法正義申鄭而抑賈殊不然也

介芥古通王氏學林謂司馬遷改介爲芥杜預循其誤妄已

定四年柏舉之戰左氏穀作舶舉公羊作莒葢古以音同通借故水

經江水注江夏有舉洲舉口庾仲雍江記作莒鄍氏非之以爲

得其音而忘其字矣考

定九年衣貍製注褻也哀廿七成子衣製注兩衣也二注異解

孔疏皆訓作褻葢製是裁造之意元無定訓言貍故以爲褻言

兩故以爲兩衣若如孔疏則成子救鄭在八月前豈衣裘時乎

與周禮司裘疏言夏至祀地服大裘同謬

定九年如驂之靳釋文曰或作如驂之有靳非而詩小戎釋文

及說文繫傳引左氏云如驂之有靳

哀六年楚昭王卒逆越女之子章立之杜云越女昭王妾章惠王十六年圍公陽穴宮負王如昭夫人之宮杜云昭夫人王母越女杜兩注皆本服虔見史楚世家集解後注誤也昭夫人乃惠王適母越女是妾不得稱夫人又列女傳謂越姒句踐之女許從昭王死先自殺則安得爲惠王之母乎

周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此有一無二之寶也乃哀十四年傳衛公文氏求向魋夏后氏之璜豈流傳不止一璜耶

屬鏤之劍鏤字釋文音力俱力矦二反是二音皆可讀也荀子成相作獨鹿蓋聲之轉

哀十一年仲尼謂孔文子云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與對衛靈公語同而其時前後各異當是兩事

左傳一國之人前後同姓名者昭十二年周殺甘悼公之黨陰忌而甘六年又云陰忌奔莒以叛成十八晉右行賈辛昭廿二又有賈辛宣十二楚屈蕩襄廿五又有屈蕩莊六年衛甯跪哀四年又有甯跪隱五年鄭洩駕僖三十又有洩駕蓋皆兩人也至晉之梁弘一見桓三年一見僖卅三相距八十三年疑亦兩人而高澹人春秋傳姓氏考以爲一人未知何據

文選劉淵林吳都賦注引左傳曰天子經略土地定城國制諸侯略分界也疑是左傳逸文朱氏經義考逸經一門只載通典博士徐禪議一條

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云譏始不三年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齊

納幣傳云譏喪娶也蓋周衰禮廢三年之喪久已不行論語宰我問三年喪一章乃現身說法疏引繆協謂宰我思放憤於夫子以戒將來義在屈已明道此解極確與齊宣王欲短喪不同僖三十三年宰上之木冢何以訓宰晉書天文志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死喪哭泣未免附會示兒編謂冢宰字相近而譌錢詹事云非譌也二字聲相近故可轉訓

禮經皆不言神主形制唯曲禮下疏引白虎通曰主方尺或曰尺二寸公穀文二年注言主狀正方穹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曲禮疏引五經異義同　楊疏及左昭十八年疏引衞次仲云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穹中央達四方山海中山經又云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銳其上而中穹之加金合此四

說可得古作主之制

宣六年傳周狗謂之獒注以比周解之似未確爾雅郭注引作善狗周有善義杭堇浦太史云周狗周地所出如韓盧宋鵲孫顧谷侍御云宋本爾雅注作害狗害字是博物志亦作害狗蓋嚴顏異文

定四年傳朋友相衛而不相迿注迿出表辭猶先也錢詹事云古書从彳从辵之字往往相通則迿卽徇也左傳帶其斷以徇于軍卽出表之意許周生云何解卽暗用禮記不爲魁之義耳

穀梁僖三十三年傳匹馬倚輪無反者倚讀若奇偶之奇與公羊隻輪同方言云倚踦奇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荀子修身篇倚魁之行莊子天下篇南方有倚人

漢書五行志作簡釋文先音居宜切者是

宣二年傳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范氏解作殘暴似未允嚴九能云廣雅釋詁暴猝也暴彈乘其不備而猝然彈之也曲禮曰已孤暴貴五代史記安重榮傳大戴禮保傅曰秦無道之暴盧注暴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荀子富國篇暴暴如丘山楊注卒卒疾也荀子富國篇暴暴如丘山楊注卒起之貌呂覽察今篇瀕水暴溢高注卒也史記項羽紀贊何與之暴也並同斯義

晉語趙衰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案左傳戰城濮時郤溱佐中軍狐偃佐上軍胥臣佐下軍先且居何從厠身其間亦不應與其父同時爲卿也

孝經疏辨康成未嘗注孝經其驗有十二以荀景及范蔚宗言鄭注孝經爲非攷御覽四十二寰宇記廿三卷沂州費縣有南城山後漢書鄭玄漢末遭黃巾之難客於徐州今孝經序鄭氏所作其序云僕避難于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肩孫所作也今西上可二里許有石室焉周迴五丈俗云是康成肩孫注孝經處則康成曾注此經而成於後人之手荀范之說不可盡非公羊昭十五年疏引鄭稱孝經注當別一人或謂卽康成肩孫恐不然許周生云南史陸澄傳載澄與王儉書云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儉荅曰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據此則鄭注孝經晉宋皆無異說疑之者自陸澄始至唐劉子玄乃暢言之

論語三歸注疏及史記禮書漢書地理志戰國東周策並以爲

三姓女朱子從說苑善說以爲臺名翟晴江教授云以管氏本書證之三歸特一地名讀輕重篇自見蓋其地以歸三不歸而名之也本公家地桓公賜以爲采邑耳案晏子春秋雜下篇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先君桓公有管仲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豈不可哉韓子外儲左下及難二管仲相齊曰臣貧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據此則晴江以爲地名審矣史記公孫弘曰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亦是言其修富

宰子晝寢資暇錄謂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言其繪畫寢室此說不知何出齊東野語云嘗見疾白隋人所注論語謂晝當作晝李習之筆解亦以爲晝寢筆解有韓退之評語蓋李所作而韓評之以爲

韓作者非也張籍弔退之詩論語未迄注手蹟今徵莊則非韓作明矣　許周生云南史何尚之傳頴延之以酒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是六朝舊本皆作晝寢無疑皇疏引珊琳公云宰予見時後學之徒將有懈廢之心故假晝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范甯亦云託夫弊跡以爲發起蓋與論短褐同意此賢牖世之心可謂苦矣野客叢書曰寢者寢室晝當居外夜當居內宰我晝居內未必留意於學故夫子譏之若如此解則當云晝居寢不得曰晝寢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皇邢二氏俱引琳公云此八字通爲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耳非一鄉皆專惡也此解似勝鄭注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有一鄉之人皆難與言者

王伯厚引王無咎謂互鄉在亳州鹿邑縣閻百詩四書釋地續以爲未足憑案寰宇記引劉芳徐州記云合鄉卽古互鄉孔子所謂難與言者故漢志合鄉縣屬東海顧氏方輿紀要曰合鄉城在嶧縣西北古之互鄉也寰宇記又謂互鄉在陳州項城縣北一里恐非

太宰問於子貢孔安國云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案莊子天運稱商太宰蕩商卽是宋韓子說林有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事又云宋太宰貴而主斷內儲說上又有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事而列子仲尼篇商太宰見孔子一段與論語政合則當屬宋也康成以爲吳太宰嚭非作者七人包咸注以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實之疏引王弼謂卽逸民引康成謂七爲十字之誤夷齊虞仲避世者荷蓧沮溺避地者柳下惠少連避色者荷蕢楚狂避言者案論語舊本作者七人連賢者避世四句故解家皆以隱士當七人之數孟子古之賢士注作者七人隱各有方後漢書黃瓊薦處士黃錯任棠云年皆耆有作者七人之論逸民傳序云絕塵不及同夫作者而李賢黃瓊傳注與王弼同蓋皆本于應劭風俗通其十反篇云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也張子正蒙又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爲七人程子說同岐頭別論似均未足爲據必求其人包注爲允

柳下惠氏展名獲字禽又字季謚惠而柳下之稱未知是邑是號趙岐孟子注以柳下爲號廣韻及唐書宰相表云貪宋柳下

遂爲氏故左傳論語疏謂柳下食邑名莊子盜跖釋文一曰邑名而藝文類聚八十九引許愼淮南子注云展禽之家樹柳行惠德號柳下惠莊子釋文荀子成相大略注竝同其說以爲居于柳下也魯地無名柳者展季卑爲士師亦未必有食邑當是因所居號之

趙氏孟子題辭曰七篇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陳士元孟子雜記云今孟子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較趙說多七百二十五字蓋趙誤算也翟晴江作四書考異余與翟公對數之實凡三萬五千三百七十一字較趙多六百九十四較陳少三十一經本流傳古今不無小異未敢遽以舊說爲誤

時日害悉書湯誓害作曷古字通用趙注云害大也書傳無訓害爲大者王栗臣孝廉名庚期云疑大乃盍之譌誤脫其半耳

臣章孟子所與游者陳仲子孟子所惡者而高誘注呂氏春秋不屈篇以臣章爲孟子弟子注淮南氾論以陳仲子爲孟子弟子似皆誤

放勳曰孫氏音義云丁音勖或作曰誤路史後紀亦作曰字則以爲放勳之言者非也

無罪而殺士章注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案二語見漢書梅福傳上句作鳶鵲遭害僞疏謂出史記以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歎數語當之謬矣

余嘗辨四罪四凶非一科頃讀三國志杜恕傳考課疏有云誅鯀而放四凶別鯀於四凶之外可見是兩事元凱乃其子何注

左以檮杌爲鯀乎

堯九男滙南泰族同而呂氏春秋去私求人二篇隋書王劭傳
益云堯有十子趙岐數丹朱在九男之內故曰八庶無事不見
于堯典高誘謂丹朱肩子不在數中蓋以九男皆庶子史記堯
紀索隱引皇甫謐亦稱庶子稱八庶則趙氏八庶之說非歟莊子
盜跖篇堯殺長子稱文載晉崔譔云堯殺長子考監明路史後
紀言朱之兄考監明先死不得立庶弟九是堯不止十子矣又
呂去私及王劭傳言舜有子九人亦俱無攷

楚史檮杌釋文於左傳序及文十八傳爾雅序並音檮徒刀反
案杜注檮杌頑凶無儁匹之貌則當音直由切八愷中檮戭陸
德明顏師古俱音畴韋昭音桃非　漢藝文志公檮生霍去病傳檮余
山師古皆音壽史索隱檮余音桃非可互證也

校人乃掌馬者猶圉人云爾周禮夏官有校人左傳哀三年校
人乘馬命校人駕乘車可證也乃孟子注以校人爲主池沼小
吏不知何據豈因有畜魚之事而誤歟校人職曰家四閑馬二
種子産位上卿執國政固宜有掌馬之人矣

負芻之禍注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以負芻爲人名
僞疏沈猶有寇賊自負其芻草來攻我室吏爲迁曲余謂此猶
左傳芻蕘之難云爾總之不離草竊者近是

孟子述獻子之友五人而忘其三國語趙簡子言獻子有鬬臣
五人豈即孟子所謂五人歟然以爲鬬臣與不校貴之指不合
獻子益友之而不臣之也又新序刺奢篇獻子荅韓宣子曰吾

有二士顏回茲無靈似可補孟子所忘之二但獻子卒于襄公十九年安得逮見顏子恐亦不可信

孔子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趙注貞子宋卿陳侯周懷公子爲楚所滅故無謚與史不合又以孔子爲陳侯之臣案此時孔子已過宋至陳何以主于宋卿之家若以貞子是宋卿出奔在陳則春秋傳無其事若以司城乃宋官故屬之宋而春秋之世官名變易彼此襲稱政不得泥宋以武公廢司空爲司城之說曹君未聞有名司空者哀七年傳言曹伯陽使公孫彊爲司城史記孔子世家明云孔子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是陳固有司城之官矣安得以爲宋卿左哀十五陳有公孫貞子杜世族譜謂司城氏哀公孫通志氏族略四謂陳有司城哀公之子公子勝爲之（勝見左昭八）知貞子是勝之子也貞子爲陳湣公臣湣公益有二一名史名越孟子名周而周之謚湣史年表世家可證何言見滅無謚至以孔子爲陳臣更非在陳絕糧并難言公養奚爲臣之有

黃稗僞疏禾中之莠草也案黃通作穟爾雅作穟注穟似稗布地生穢草疏云穟亦有米細小莊子穟米之在太倉是也稗說文禾別也廣韻草似穀而實細則黃與稗判然二種疏既誤合爲一而又以莠草當之尤爲失攷莠名莠黃爾雅莠黃蕤穟乃別一種草名非黃非稗亦非生于禾中

述齊桓葵丘五命不但與公羊僖三年陽穀盟詞及管子大匡霸形所載異并與穀梁僖九年葵丘之令詳略不同似當以孟

子爲定

二女果說文作婐趙注果侍也與許愼解同僞疏云釋果爲侍是惑於許說而誤益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也似以果字屬下句謂實若固自有之愚案周禮大宗伯曰攝而載果小宗伯曰以待果將注果讀爲祼古者饗祀王后同獻疑此果字是瓚祼之義

爾汝者賤簡之稱也故孟子云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世說載孫皓爲晉武帝作爾汝歌帝悔之魏書陳奇傳游雅嘗眾辱奇或爾汝之隋書楊伯醜傳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則雖敵以下猶不可乃再告舜曰安汝止伊尹之告太甲呼爾者四呼汝者二僞書做古箕子爲武王陳洪範呼汝者十有三金縢呼三王爲爾者六洛誥呼汝者七立政篇呼爾者一詩卷阿言爾者十三又民勞王欲玉汝益古之君臣尚質不相嫌忌所謂忘形到爾汝也

趙注琴張云子張善琴號琴張以琴牢爲顓孫師當因俱字子張故誤廣韻云琴姓也文選枚叔七發有琴摯李善曰師摯工琴謂之琴摯猶京房善易謂之易京師摯工琴未見他出

爾雅釋詁孟勉也郭注未詳近日翟教授作補郭引幽通賦孟晉迫羣語爲證案管子任法云高言孟行語在班前至鄭漁仲爾雅注謂孟猶愍未安

釋詁衞蹶嘉也郭云未詳案儀禮既夕有短衞考工記矢人注有儷衞矢羽謂之衞矢之美在乎衞也蹶見詩唐風大雅二字

皆釋經鄭樵爾雅注今時俗訹其物則曰衛蹶與衛不相遠但方俗語有差耳臆說無取

釋言肇敏也郭注引書肇牽車牛嚴九能云釋詁訓肇爲始爲謀此又訓敏殆釋江漢詩肇敏戎功之文詩云肇敏猶書云謀及乃心卽以心訓謀詩云振古卽訓振爲古詩云戴弁俅俅卽訓俅爲戴釋訓昀昀田也十四句皆此例郭注所引似未合

釋親妻之父母爲外舅外舅然亦可單稱舅姑坊記曰舅姑承子以授壻

釋樂徒鼓磬謂之鼛郭云未見義所出案釋文鼛本或作謇攷謇與譴嘵同方言廣雅並云吃也玉篇難也蓋八音惟磬難和其聲詘然如人之口吃于言促而不舒也

釋地秦有楊陵疏引周禮夏官職方氏之楊紆改爲揚陵而謂冀州之楊陵卽雍州之弦蒲恐不然也漢地理志涇職方揚紆而師古注引爾雅又改爲楊紆豈因音同通用歟鄭與顏皆不知楊紆所在（爾雅釋文云本或作紆字非）

釋山云大山宮小山霍案水經注四十卷霍山下引爾雅大山宮小山爲霍（爾雅釋文云霍字舊刻作曰）三十九卷盧江水下又引爾雅宮字霍字之上皆有曰字是古本爾雅不同乎全謝山尒史謂古人元有二種讀法晁補之作二句對解之非無據也案沘水篇引開山圖濡山圍繞大山爲霍山以例此文則霍上亦有曰字較爲明晰若宮上亦有曰字作二句讀畢竟未安

釋木髡梱郭云未詳案凡木枝葉凋落皆髡亦謂之梱方言梱
就也注成就貌蓋自榮至枯亦物之一成也
釋鳥舆鷽鶵郭未詳案樊孫本舆作鷽釋文本作與則卽鷽斯
也小爾雅廣雅竝云此類有三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
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白頂而羣飛者謂之燕烏鷽鶵必燕烏
矣頸爲鷽頂之義鶵爲白義詩有女如荼亦言其白
鸕諸雉郭曰未詳或云卽今雉案此是錯簡或說非也鸕字在
下文鷺舂鉏之上黑爲鸕白爲鷺也諸雉二字在下文鷮雉等
之上雉有數類故以諸雉冠之景純注爾雅自謂沈研鑽極歷
二九載然未詳者尙有百數十事偶解一二或可補闕若必備
說無遺恐不免失之矣

許周生云經學自東晉後分爲南北自唐以後則有南學而無
北學北史儒林傳序曰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尙書則孔安國左
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尙書周易則鄭康成蓋南北
之不同如此陸元朗南方學者經典釋文不獨創始陳後主元
年其成書亦在未入隋以前故序錄中於王曉周禮音注云江
南無此書不詳何人於論語云北學有杜弼注世頗行之又其
書中引北音止一再見似書成後入隋唐亦不增加故北大儒
如徐遵明諸人皆不援及元朗於貞觀初拜國子博士據舊唐書儒學
傳盧紹弓學士釋文攷證謂元朗之卒當在唐高祖之初者誤也五經正義之作未必非元朗
創議故正義于易書左傳用王注孔傳杜注竝同于釋文正義
中所謂定本者出于顏師古手見本傳師古之學本其祖介介家

訓書證篇每是江南本而非河北本師古爲定本時輒引晉宋已來古今本折服諸儒則據南本爲定可知也釋文中亦間引定元朗猶及見之孔仲達本兼涉南北學本傳稱其習鄭氏尚書王氏易至其爲正義時已有顏氏考定本在前且師古首董其事據孔穎達傳仲達亦不能自主遂專用南學而北學由此竟廢近乃有泊鄭氏易書服氏左傳者紹北學於千載之下不亦難乎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七十九終

嘉應邱翀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